文艺生活 94 周刊

引导一切精神享乐 | 2013/07/15 总第94期 每月逢1、15日出刊 www.zhoukan.cc



降噪·摇滚中坚不插电系列音乐会

木玛&Third Party | 子曰秋野

"愿你们心怀整个宇宙"

Sainkho Namtchylak 2013北京现场回顾

柏邦妮

见好，才能像邦妮一样爱你

她最动人的，是能量

Metallica

不锈的金属王朝

戏评 | 肢体戏《C》、《战》

影人 | 小津安二郎

书途 | 海豚阿德书店 · 大理

微信扫一扫 :-)

引导一切精神享乐

文艺生活周刊™

2013/07/15　总第 94 期
每月逢 1、15 日出刊
www.zhoukan.cc

关注 Attention
新浪微博 @ 文艺生活周刊
豆瓣小站 http://site.douban.com/zhoub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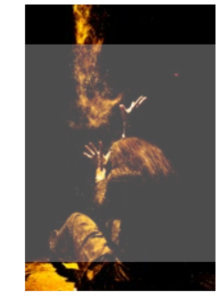
订阅 Subscribe
官网： http://zhoukan.cc/subscribe/
APP： 支持 IPAD 和 IPHONE 免费订阅
APP Store 里搜索“文艺生活周刊”即可
微信：



封面人物：柏邦妮



封底图片：舞者赵梁（摄影：郭周篱）



投稿 Contribute
E-mail: m@zhoukan.cc
合作 Contact
E-mail: m@zhoukan.cc

总编 Chief Editor
米拉拉
执行主编 Deputy Editor
曹真　王竹　骨朵
美术总监 Art Director
袁野

专栏 Special Column
唐韬 朝海 Danys
首席记者 / 主笔 Chief Reporter/Writer
骨朵 秦琴 可小扯 何脑斯 孙率兵
摄影 Photographer
及健鹏 马异婷 郭周篱 程昌 陈爸爸 Afra 萧潇

音乐主编：小粉 骨朵
戏剧主编：池旭
电影主编：曹真
摄影主编：刘妍　何脑斯
当代艺术主编：米拉拉
书氧空间主编：王竹　高晓倩
N 频道主编：秦琴
艺述现场主编：骨朵
艺述生活导航主编：王竹

编辑 Editor
夏春光 张多多 李凡 于若熙 梦可风 冯楠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彭昊 刘一磊 夏北 王婷颖
官方微博编辑 Weibo Editor
曹真 米拉拉 于若熙　张亚芳 吕伟
骨朵 李倩菁 梦可风 许献文
官方网站编辑　Official Website Editor
曹真 田青青 朱京晶 杜宇 姜冠男 莫小三
网络经理 Network Lead
屈峰
广告运营中心 Advertising
聂凡鼎 刘志涛
市场战略合作部 Marketing
聂凡鼎　吕伟　王婷颖

印刷：荣易图文数码印刷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小街66号金灿酒店三层 / 电话：4006096511

注：本刊所登所有活动预告的具体细节均按主办方当日安排为准，建议前往参加前进行相关确认。



野马和草原

文/何脑斯（摄影版主编）

《董小姐》火了。

看到这句话，你们一定会抬头看看这是《新京报》还是《京华时报》什么的。这就对了，因为你们都是活生生的本刊资深读者，都过着有品质的文艺生活，都不是没有故事的女同学，都知道《董小姐》都“火”了一年多了。可你们一定也知道有多少人刚刚才知道《董小姐》，甚至还肯定有人连这都不知道，但你们一些人会立刻严重表示嗤之以鼻表示明日黄花表示深切同情，另一些人会淡泊名利并沉浸在深藏功与名的快感之中。所以你们，都爱野马。

黑刀老师在快男爆出董小姐的当晚就发微博表示：“对于一些文艺青年来讲，他们所挚爱的宋冬野、万青、痛仰、周云蓬、万晓利的歌曲被选秀歌手给唱了，那种难受不亚于自己对象的贞操被不相干的人给摸了个够一般。”这句话打在了每位文艺青年的心田。于是文青们痛斥、叫嚣，不惜一夜之间把月亮组变成“我们代表董小姐消灭居心不良的宋东野小组”，并且高举郭德纲老师的大旗声称：“我们爱文艺，我们怕它完了”。

“完了”是个什么概念？陈绮贞开万人演唱会了，陈绮贞完了；五月天让全场歌迷摇手机装星空，五月天完了；张悬代言洗发水广告，张悬完了；文艺青年往往形成一个思维定式——我喜欢的被你们喜欢了，那我就不喜欢了。

而日夜守在电视机前看各种卫视的普通民众是有多可怜，一首被文艺青年们比比了一年多玩剩下的歌被选秀歌手偶然泄露出去就把他们感动得屁滚尿流，他们对文艺的饥渴真的远超文艺青年的想象，所以他们，都是草原。

在一个高速发展的国度里，民众终究会接受文艺，正如野马终归要回到草原上去，因为文艺和野马都饱含激情和生命力，这个趋势不可逆转。涅槃、性手枪要不是在母国呼风唤雨，也流落不到被社会主义文艺青年们做摇滚启蒙的境地。所以普通青年们走进剧场、livehouse和音乐节不是坏事，他们也需要阳光雨露，而且他们又是那么萌萌地容易满足，你带他们举个金属礼吼个“一桩男方开”他们就摇滚了，多简单的事儿。

文艺就是个大市场，当文艺离开了市场，那才是真完了。

DIRECTORY

P40-55　摄影



摄影 • 图作

《浮象庙会》| 摄影师：两只滚烫的肾 TOM

不知为何，总觉得这组照片像是摄影版的电影《厨子、戏子、痞子》或是《太阳照常升起》，现实与荒诞交织成了一个美好的梦。而问到作者，他却又说这些都是在河南乡村的实拍。《一只到处旅行的猫》里有一句话："人类已经无法享受本质中最单纯的东西了"。这正形容了我们看这组照片时的心态。



摄影 • 话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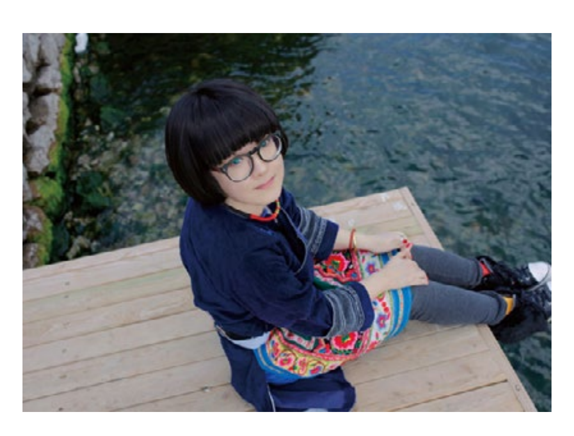
摄影是个偶然？！

P56-57　当代艺术

"宋庆龄雕塑"的终极审美与伟大意义

如果说米开朗基罗的美学关键词是"挖掘"，那么"宋庆龄雕塑"的美学关键词就是"堆砌"。

如果说米开朗基罗总是试图唤醒沉睡在大理石中的人的形象，让冰冷的石块充满动态与激情，那么宋庆龄雕塑就是尝试用石块堆砌出母性的形象，在冰冷的石块中塑造一种宁静、温暖与纯净。



P58-71　书氧空间

书 • 讯　TAG: **不丹摄影集，三浦友和与山口百惠，《影像中的国》，**
写尸体的书，《耶路撒冷异乡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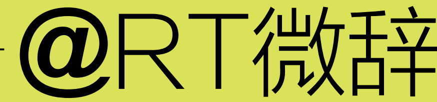
书 • 评　[日] 石田衣良《掌心迷路》

书 • 人　**柏邦妮**

见好，才能像邦妮一样爱你

她会在寒冬邀请流浪汉回家寄宿;她会在微博上喊话说刚搬完家有好多纸箱不用了，谁有需要请留言；她经常写文章给人力量，传递美好，温暖，和爱。她是记者，也是编剧，还是作者，但是在所有写作者的身份之外，她最动人的，是能量，就像她的新书，叫《见好》。

书 • 途　**海豚阿德书店（大理）**



@RT微辞

（本期微语录均来源于新浪微博）

编辑 / 李凡

@文艺生活周刊



#艺事#“我又一次梦见了那条龙，他盘在屋顶上，两只眼睛死死的盯着我，他问我你是谁？我说我是贾宏声，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是个演员，热爱摇滚乐，爱列侬和罗伯特普兰特，曾经想成为个名伟大的演员，也想组建一支伟大的乐队。他说你什么都不是，就是一个人。”

@康慨（读行者图书主编）

卡夫卡1904年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想，我们应该只读那些咬伤我们、刺痛我们的书。所谓书，必须是砍向我们内心冰封的大海的斧头。” #每一次翻开都抵抗无力的K#

@马思纯（年轻演员、艺人）



人没有梦想就是死尸，不在梦想大小，而在乎于有没有，敢不敢，做不做。我们不要企图去改变世界，而学会改变自己，让世界因为你的存在有一点点不同。青春的魅力在于放肆，爱情，还有可以做梦，让梦带着一点理性思考，带着一点伟大，不妄自菲薄，也不要小看自己，最强烈的幸福感，永远因梦想成真而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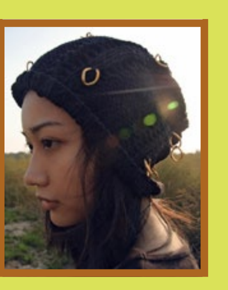
@郑钧（中国摇滚乐歌手）

动不动就发火抱怨的人可能一辈子都将抱怨，他们沉溺在强大的恶性循环中不能自拔。祈愿我们能认识自己的惯性并改变它，那样也许抱怨声会越来越少。

@庄雅婷（专栏作家）

青春的残酷在于，你尚未意识到某人某事对你的一生有多深远的影响、或者觉得自己还有无数推倒重来的机会，于是就轻率的错过了他们。而成年人的残酷在于，你已知某人某事是此生最爱，失去后永不再来，依然咬牙闭眼，错过了他们。

@田原（导演、原创音乐人、演员、作家）



这一秒的思考是属于我的，而思考是超越时间和情绪的，如果在这一秒我能够真正地思考，不受干扰，那么无论下一秒发生什么，我都可以是自由的，也不会被悲喜绑架。

@水木丁（专栏作者，作家）

这世界上最难取悦的人，不是那些想要很多很多钱，或者很多很多爱的人，而是那些希望这世界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人。这世界最难满足的欲望不是一直要一直要的欲望，而是一会儿要一会儿不要的欲望。

@阿信（五月天主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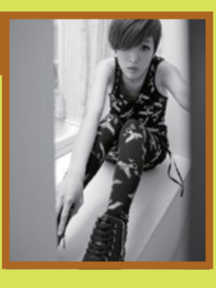


今年金曲奖，五月天设计了这样的演出。「Live in Live，这个世界上，也有我们这样的一群人噢！」......地下文化是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倾听声音的方式、对待不一样的人时表现的态度。如果这晚，能令世界自转的轨道有一点点歪斜，就是我们最大初衷。

@张小娴（香港著名作家）

所有单向的爱情，是不是终归也会有悄然落幕的一天？所有寂寞的影子，是不是终究走不出黑夜之后的黎明？我爱你，可以跟你无关；可是，我希望它是跟你有关的。

@陈珊妮（创作型歌手、音乐制作人、作家、画家）



自以为最坏的一天已经过了，心情反而放松不少，更糟的时刻来临时，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了。面对最好的一天我们总是浑然不知，“应该会有更好的事等着我们吧！”或者说我们喜欢抱持着这样的希望。

立东：离土地更近一点

记者/可小扯　　摄影/及健鹏 马异婷



立东乐队

来自宁夏的西北元素现代民谣乐队。08年成立于北京，原名“候鸟”。2012年5月发行首张同名专辑唱片《立东》。

主唱/吉他：李夏（李泰霖）

BASS/合声：师振凯（龟仙）

鼓手：刘淼/张骞

吉他手：吴可嘉

手风琴手：Malika (加拿大)

试听： http://site.douban.com/migratorybird/

“他们呢？”

坐在麻雀瓦舍清真食堂靠窗的桌旁，几乎每一个经过的朋友都这么问龟仙。龟仙（师振凯）是立东乐队的贝斯手，采访的前50分钟，除了经纪人，只有他一个人坐在我对面——看来，见不到乐队成员同进同出，朋友们都不习惯呢。

这是杭盖音乐节的第一天。鼓手刘淼，同时也是两个好朋友酒吧的老板，打了个照面，接着忙前忙后地筹备，吉他手吴可嘉和手风琴手malika各自要兼顾另一支乐队的演出，主唱李夏正被堵在来的路上。龟仙说：“都跟家人似的。因为大家在一块住了五年多了，每天每个人都在相互影响。”眼前的龟仙，汗水一直从冒尖儿的寸头里留下来，身上的衬衫也湿了一半儿。



情谊
我俩都是金牛座

《文周》：聊聊咱们乐队的这些人吧？

龟仙：这个乐队里金木水火土都有，都是比较开朗的人，也比较乐观。李夏……挺有意思的，做音乐的时候是个特别认真的人。有时候会很忧郁，我有时候也会，我俩同属一个星座——金牛座。

《文周》：你们两个很早就认识了。

李夏：我们都是银川市的，认识很多年了。

我那会儿二十出头吧，他那会儿，十五、六、七岁？他比我小四岁。最早的时候，他穿西装、西裤，后来受朋克音乐的影响，过了几个月，我看他就已经是鸡冠头，穿格子裤，牛仔衣，都是钉子；再过一段时间又变成垃圾摇滚风，大长发……现在，就是现在的风格。男人就是比女人成熟得慢一点，我觉得他越来越成熟了现在。

龟仙：听野孩子之前，我最早玩朋克的，听“的曲”，那阵子就很街头嘛（笑）……慢慢的，有了打口带，一点点听到涅槃、枪花。**我上初中、中专的时候，开始有了网络，我就开始喜欢摇滚乐了，上网会发现好多资料，看到北京会办一些音乐节。毕业那年，不想就这么上班了，就想来北京看一看音乐节。之后觉得，这就是我想要的！**我就告诉我家人，我要在这边做音乐，家人挺支持的。

《文周》：后来大家怎么走到一块儿的？

龟仙：**我们差不多是一起来北京的。在北皋的一个村子里面，有一个院子，将近20多号人，都在里面住着，布衣乐队我们都住一块儿，最开始还有一个大提琴。**没事在一个屋子里弹弹琴，唱唱歌，在即兴和随意玩的过程中，找到一个共同点，慢慢形成了这样的合作过程。立东乐队的雏形就是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

最开始演出，那时候紧张，我们还没有开始演自己的原创歌曲，**最早期还是在唱野孩子的歌。李夏喜欢吉他，就在旁边扒吉他，然后就觉得跟CD里挺像的，就开始排，体会那种快感——终于会了一首喜欢的歌儿啊！**

《文周》：刚开始演出顺利吗？

龟仙：之前找一些演出的地方也非常困难。**最开始承接民谣演出的场所非常少。那时候北京的民谣氛围，好像不像现在这么庞大，无名高地、河、豪运，我知道的就这么**

几个，愚公移山也是后来才有的。
俩好（两个好朋友酒吧）也开的很早，慢慢从一点点的小房子，做到现在挺大的酒吧，外面还有很大一块草地。有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些远道来的大学生，过来一趟不容易，生活费也是有限的，他攒的钱也仅够晚上回去打车，还要买门票。我们很喜欢他们的那种状态，为了音乐，来现场，我们就会请他们喝一瓶啤酒，也会想起以前的自己。

灵感

全世界写歌词最慢的人

《文周》：你们一起五年，这样看起来创作好像不是很高产，写歌对你们来说，会有困难么？
龟仙：困难是在写词上。我们乐队里面就李夏能写词，剩下的，文笔方面不太拿手。

《文周》：而且，好像听说李夏是“全世界写歌词最慢的人”？
李夏：其实我平时特别爱写东西，但是我发现，我写的东西都没办法用到我的歌里。我的要求特别高，歌词写好了，我就演出几次，演出的时候如果发现不舒服，就再调整。

龟仙：音乐上来说并不困难，早期的时候有很多“动机”，但是条件不够，也没有什么录音设备，到后来就忘了，浪费了。有好多歌儿的动机，就是在玩的过程中出来的，大家即兴在排练房里，你打一个鼓，我突然有一个旋律出现，然后有画面感，大家就把这个东西延续下来。

《文周》：你说的动机，就是灵感么？
李夏：对，我就说你这个（指我的录音笔）可能录“动机”挺好的，有时候突然想起来一个东西，它方便。**专辑里有个歌叫《未来》。我睡觉的时候，快睡着了，然后突然梦到一个旋律，在梦里说：“哎呀，这个旋律太好了，真好听！”一想，我在睡觉，就赶快起来了，那个旋律还在脑子里，然后就赶快拿起吉他，拿着手机就录下来了。**
以后应该有个录梦的东西，电子设备越来越先进，脑袋上贴一个东西在这儿（指着太阳穴）。我睡觉之前就经常幻听，一个大乐队，各种乐器都特别好听，要是能把那个记录下来，肯定特别好。

《文周》：从什么时候开始会幻听？
李夏：十几二十岁，当我喜欢上音乐就开始了。

《文周》：会幻听什么风格的音乐啊。
李夏：一般就是爵士乐，fushion，big band。

《文周》：好像和你们真正在做的不一样？
李夏：我是一个喜欢尝试很多音乐的人。现在喜欢玩的民谣乐队只是这么一个形式，我现在就想这么表达，可能过一段时间会换一种形式，还是音乐，但是另外一种形式。我觉得音乐的风格都不太重要，想怎么来就怎么来。

创作

小孩在玩的时候是最投入的

《文周》：如果要你们推荐《立东》里的三首歌，会推荐哪三首？
李夏：第一首推荐《月亮》，第二首《蓝骏马》，第三首《未来》。
龟仙：《蓝骏马》、《月亮》、《小牡丹》，有贝斯的我都喜欢（笑）。

李夏：蓝骏马，写那个歌的时候有一个画面，看到一匹燃烧的马，红色的马就太俗了，不是我的风格（笑）。我就想，火焰的中心温度最高的部分是蓝色的，就产生了一种矛盾的戏剧冲突，看起来很冷，但其实是火热的。
龟仙：蓝骏马，我的感觉是很孤寞，很忧郁的，有个人情感色彩的感觉。

《文周》：《立东》里面好像有两首写月亮的歌，一首《月亮》，还有一首《Mr. Moon》。
李夏：这两个歌是一个歌，我先写了月亮，我们龟仙特别聪明，编了另外一个吉他，我觉得也挺好，所以就放进去了。



龟仙（左）、李夏（右）

《文周》：为什么要两首都放进去？
李夏：说真话还是说假话？说真话就是……

《文周》：想凑齐多少首歌是吧？（笑）
李夏：对对，假话就是觉得可以展现一首歌的多样性。有一首歌是白天的感觉，像是我看不到月亮，我在找，而那个弹唱的版本真正像是晚上，那个歌是喝了一点儿以后录的。

《文周》：你们平时录音都是什么状态？
龟仙：好多时候，总是在辩论，很固执，他喜欢这样，我喜欢那样，我们相互辩论，这个好听，那个好听，最后还是好听的会被留下。那好听的也会很得意，你看，我说的吧！**录音的时候大家也都跟小孩一样，因为只有小孩在玩的时候是最专注，最认真，最投入的。**


malika

《文周》：《立东》这张专辑封面很特别。
李夏：那幅画是西安一个画家的作品，他叫杨永生。那时候我对我的封面没有任何的概念，有天在网上点到了一位画家的网页，第一幅就是这张海鸥的作品，我当时就觉得，哇塞这个感觉，太对了！联系到这位画家，他也没有向我收取任何费用，我只是给了他一些专辑和纪念品。

世界
他们喜欢离土地更近的音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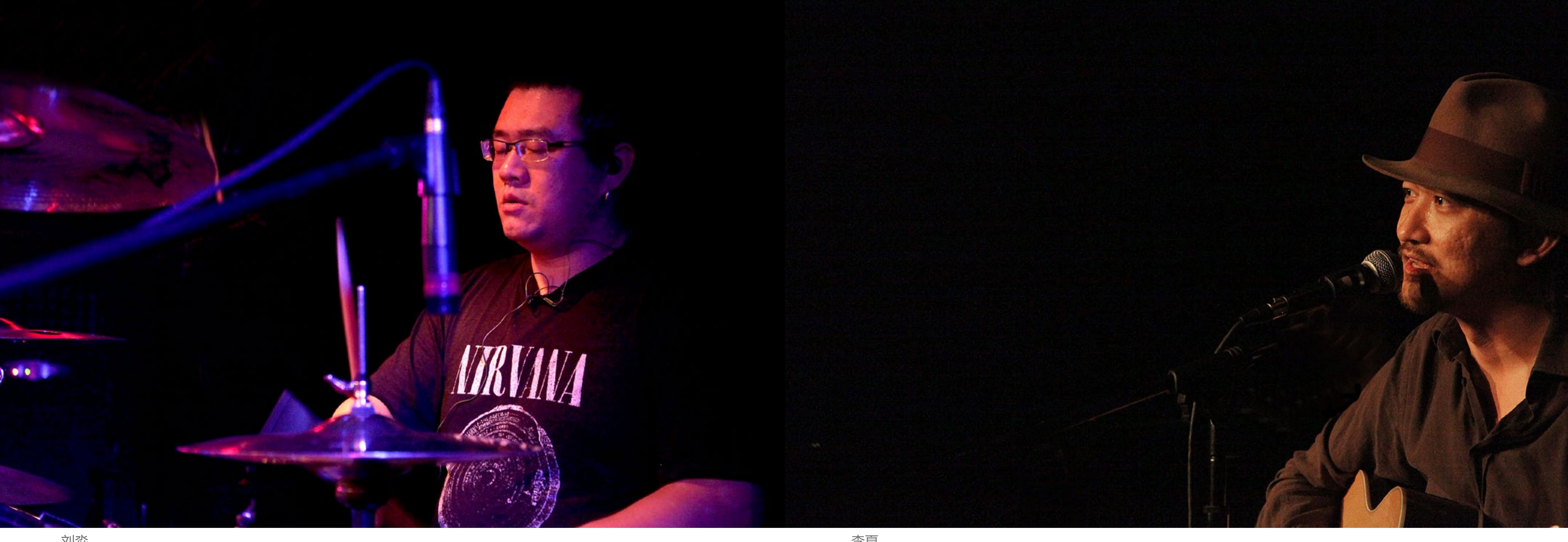
《文周》：乐队为什么叫“立东”这个名字？
李夏：因为看很多国内的乐队，一上来就特别像国外的某个乐队。**我们玩音乐，和国外的音乐家是平等的，交流的态度也应该是平等的。**当然你应该学习他们，但是如果模仿的话，音乐的环境、历史、土壤、文化都不一样，你学得再像，到最终最终，还不是你自己。
所以立东就是，想做东方的，中国的风格。


malika

《文周》：“东方站起来”？
李夏：对，也是因为我觉得这俩字挺好看。

《文周》：你们还挺有异国情缘的，有国外乐手的加盟，好像在国外也更受欢迎？
李夏：malika。刚成立的时候，malika就在立东乐队，但是她特别忙，有自己的一个吉普赛乐队，时间总是冲突，她就离开了立东乐队，后来又回来了。她是加拿大魁北克人，法语区，那里人就觉得自己是法国人，过一种法式的生活。
很多外国朋友说，喜欢你们的专辑，就会带到国外，给他们的朋友听，口口相传。我们的音乐是以传统调式为基础的，所以国外的人听这个就觉得特别有民族特色。

《文周》：同名歌曲《立东》的MV，好像也是个国外的导演拍摄的？
李夏：立东那首歌完全是即兴，当时我们在录另外一首歌，录音师调了一个音色出来，我一听，这个挺好听的，从无到有，一个小时。
那个导演，他叫克里斯豆腐，他妈妈一直叫他豆腐，来到中国他也特别喜欢吃豆腐，就叫豆腐。他从十几岁的时候就在法国画画，越来越有名，但他特别不喜欢有名，就把他的画特别便宜的卖掉，去了意大利。在意大利，他给乐队拍照，结果又出名了，于是就来了中国。
他是个流浪者。我跟他是特别好的朋友，我运气特别好，跟他住同屋，那时



刘淼

李夏

我要出专辑了，本来是我自己去拍了点东西给他，让他帮我剪一下，他看了说，如果你要这些东西，那我也拍了一些。我一看，他比我拍的好多了，就一起从里面选出一些片段，算是我们合作的作品。

《文周》：但是作品在国内好像反而……

李夏：在中国，反而没有那么好。这跟咱们现在所处的社会阶段有关系，咱们现在生活刚刚好起来，房子的装修也在学欧式、美式风格。其实在欧美，大家都在过非常质朴的生活。我女朋友是英国人，她完全不追求物质上的东西，家里装修都是自己做，他们普遍在回归人的本真状态，所以他们可能更喜欢这些离土地更近一点的音乐。

所以这是一个过程，现在对音乐人和听众都是一个补习的阶段，我们以前没有摇滚，没有独立音乐，但是我们有样板戏，有民歌，这是财富。补习也是在把这些东西慢慢拾起来的过程。

故土
再写一首《小牡丹》那样的就好了

《文周》：好像最早乐队不叫“立东”这个名字？

李夏：最早叫候鸟。

《文周》：候鸟，有一种漂泊感。你们的歌词好像很多跟流浪有关？

李夏：对，这跟我小时候的环境有关，我小时候一直在搬家，像一颗树，没有根。不是有句老话说“树是木芽，人是肉芽”吗？所以，人也需要有根。**歌唱流浪的人其实特别希望安定一点，但是又没办法，这是宿命。**（笑）其实流浪也挺好的，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文周》：你们生活的银川呢？给你们留下了什么样的记忆？

龟仙：银川是一个休闲城市，生活节奏比较慢。去街上转，就会听到一些西北的音乐，不是放出来的音乐，是人们张嘴唱出来的，后来我仔细想，那些就是从民歌里演变出的一些调式，牧羊时唱的歌，再就是秦腔。调式就是民歌的调式，只不过词会街头一点。

银川离黄河特别近，我们小时候经常会骑自行车，骑二三十公里的路程去黄河玩，吃着黄河水长大，对黄河很有感情，像我们那儿很多歌，就是唱到河。

李夏：我姥爷、我妈都是陕北人。**小时候在我姥爷家生活，每天早上起来都会放秦腔。我妈是我们那儿出了名的金嗓子，我小的时候，她一边干活，一边就一直唱歌，小的时候没觉得她唱得好，后来大了，她给我唱了一次，让我特别感动。**

《文周》：她唱的什么歌？

李夏：唱了《信天游》，民歌，唱的特别棒，气息控制得特别好，感情也特别到位。

《文周》：那妈妈喜欢你的创作吗？

李夏：后来我写了自己的歌，给妈妈听。我妈说，你在唱什么？当然，我妈最喜欢小牡丹那首歌，那个歌是比较传统一点儿的民歌形式，受了西北音乐的影响。《小牡丹》是一首情歌，花儿全部是情歌。别的歌，她都表示不理解。

《文周》：那你期待有一天妈妈能够更喜欢你的音乐吗？

李夏：我也是80后，受了民歌的影响，也受了现代艺术的影响。我不奢求她能接受我（的歌），她受的教育、生长环境跟我们都太不一样了。不过她已经非常喜欢《小牡丹》了，她经常跟我说，你再写一首《小牡丹》那样的就好了。



鞭笞/激流金属

Metallica：不锈的金属王朝

编辑/朝海 文/XYHahn

”Me-‘tal-li-‘ca!”几乎是一个金属乐迷们的口号。这支乐队的大名绝对够资格作为金属乐的代名词之一。他们是金属乐届最牛逼的”激流四巨头”中的带头大哥，他们的大名在美国及欧洲早已几近妇孺皆知，甚至就连摇滚氛围极其压抑的中国，只要嗅过一丝国外的摇滚气息，也绝对会听说过这支乐队或是听过它的歌。

金属新巨头的诞生

来自丹麦的小个子Lars Ulrich在9岁的时候被另一支重金属乐队Deep Purple的演出所震撼，由此走上了金属之路。后来Lars移民到了美国的加州，想组建一支自己的金属乐队，于是在那里遇见了乐队的另一位灵魂人物，主唱兼吉他手James Hetfield(常称詹叔、詹爷等)，俩人相见恨晚一拍即合，组建了传奇至今的Metallica乐队。时至今日，这支成立于1981年的乐队已在与他们名字相同的那方乐坛上叱咤风云三十多年了。**刚刚组建的时候，他们还只是无名小辈，像如今我们敬仰他们一般敬仰着Led Zepplin、Black Sabbath、Deep Purple等一干重金属老前辈；同时他们也深受Misfits、Ramones等一干朋克乐队影响。因此Metallica的风格是重金属和朋克的糅合，最终形成了Thrash Metal(鞭笞/敲击/激流金属)这种快速、复杂、愤怒而富有侵略性的音乐风格。**

大神的叱咤与影响

Metallica的风格一直是Thrash Metal的标杆，但受不同乐手影响，前中后期的风格各有明显特色。**早期乐队拥有两位大神乐手：Dave Mustaine和Cliff Burton。**Dave Mustaine(人称马大卫)拥有炫目的设备和技术，据说Lars和詹叔在找主音吉他手时，看见他超强的设备和技术就毫不犹豫地雇佣了他。而当马大卫由于酗酒、暴力行为以及与毒品瓜葛被踢出了乐队后，竟组建了一支以超越Metallica为目标的更为卓越的乐队Megadeth。所以**马大卫的技术究竟如何，我们可以参考Megadeth那复杂犀利的riff，以及那些半神一般能够就着那些复杂riff的弹唱。被誉为那个时代最佳贝司手的Cliff就更不用说，听听前四张专辑和之后专辑中的贝司，很容易发现Cliff时代的贝司部分要丰富复杂好听得多。**可惜天妒英才，Cliff只与乐队一起工作了四年就因车祸逝世了。

受这两位大神Dave和Cliff的影响，Metallica的第一张专辑”Kill Em All”具有一丝马大卫式的愤怒，标志性的尖利音色和漂亮的riff，曲子的速度也明显比之后的专辑要快。而从”Kill Em All”的初现端倪，到金属迷必听的”Ride The Lighting”和”Master Of Puppets”，再到”...And Justice For All”中的弥留痕迹，这四张专辑的曲子们的结构巧妙，旋律美妙，有许多复杂的节奏变化和旋律编写，透出Cliff深厚的的古典功底。比如**乐队的传奇曲目Master Of Puppets，有着不同于通篇4/4拍的奇怪节奏型，可听起来毫不突兀；乐曲的双吉他solo部分更是如咏唱般优美动听。Cliff时代过后，乐队再也没有这样传奇的作品了。**

Cliff去世后，Jason Newsted接替了乐队贝司的位置。这时乐队的曲风少了几丝Cliff的深厚底蕴，悄悄多了些Jason的凶狠，还有依稀的铁汉柔情。我们可以从Jason参加制作的乐队同名专辑”Metallica”中听到与吉他riff一同轰鸣的贝司线，也可以从诸如”My Friend Of Misery”的前奏部分听到有些悲伤的独奏。**相比之下，”Load”和”Reload”这两张专辑的发行让Metallica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大家都觉得”Load”和”Reload”的风格”太软”，主流化了，大不如从前。**确实，这两张专辑中乐曲的速度前所未有的缓慢，有些像不太正经的车库摇滚。一张专辑听下来，能让耳旁一亮的曲子也不多。



实验or败笔

2004年，当乐队带着新贝斯手Robert Trujillo和新专辑”St. Anger”重出江湖时，距上一张专辑”Reload”发行已有七年之久。**因为一些跟音乐制作不相干的破事，”St.Anger”这张专辑页被誉为”乐队有史以来最烂专辑”，有媒体评价这张专辑是”主唱忘了怎么唱歌，鼓手忘了如何打鼓，主音吉他忘了弹solo”——贝司手再一次被忽略——也有媒体给这张专辑9/10星的评价。**不过这张专辑毕竟做了实验性的尝试：全程同步录音和音色的创新。詹叔的吉他用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降C调弦而使乐曲更为低沉，同时他也用了崭新而厚重粘稠的音色。Lars的军鼓就像在敲一只破铁盆，十分扎耳朵，没法说是败笔还是创新。而整张专辑下来我们好像没有注意到主音吉他手Kirk Hammet的存在。所以时至今日，很多金属乐迷还是很乐于吐槽这张专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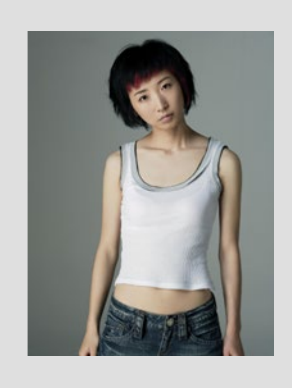
挣脱束缚，迎来新生

最新的一张录音室专辑”Death Magnetic”给了乐迷不少惊喜，riff较之”St. Anger”复杂得多，军鼓的音色也不再像是敲破铁盆，乐曲的编排也很有趣味，而且——或说是终于——有了solo。从第一支曲子That Was Just Your Life开始，耳中飘起了熟悉浓重的金属味道，让人不禁开始分泌肾上腺素，嘴角显出一丝邪恶满足的微笑。两把吉他的音色十分紧实，清音部分富有磁性，失真部分有着性感的边缘，节奏与主音之间的配合也显出了一支顶级金属乐队应有的水平。而贝司带着一丝怪异的灵动游走在鼓的节奏和吉他的riff之间，力量足够但还是有些模糊。大量使用的镲向空气中释放了些勾人欲望的刺激的薄雾，鼓的部分则为专辑搭起了一副结实而不致过于沉重的骨架。整张专辑听下来，就像做了一场邪恶剧烈的运动，能让内心大汗淋漓，十分过瘾。但**这张专辑仍然有一个令人厌恶的致命问题：音频压缩不足导致严重失真，无论你用多少大米换来的设备听这张专辑都像用五块钱的地摊耳机一样......英媒The Guardian的评论员Sean Michaels抱怨整张专辑就是一场”巨响战争”。**好吧，好在音乐部分还不错。

即便耳边不断充斥着各种质疑与赞美，Metallica仍然拥有一大批忠实而永不满足的乐迷，他们的音乐仍然继续打着榜单、冲击着格莱美大奖，仍然有许多乐队悄悄地追随着他们的新专辑风格，他们的CD也已然屹立在有些吃紧的音乐产业中。如今回首他们的专辑Master Of Puppets已成经典，又有谁知道数年以后再回首，他们的St.Anger、Death Magnetic不是经典呢？

LINES

编辑 / 张多多



廖一梅
编剧，1992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另一重身份是导演孟京辉的搭档、学妹、妻子、孩儿他妈。主要代表戏剧作品有《恋爱的犀牛》、《琥珀》、《柔软》。其中话剧代表作品《恋爱的犀牛》是近年小剧场戏剧史上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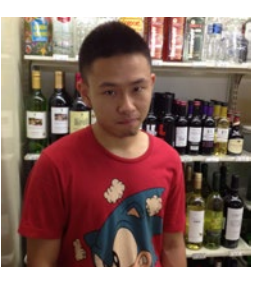
女医生：不忠，感情的疑惑，善变，自相矛盾，内心所有的那些冲动不安，像世界一样古老。人们却还是一副大惊小怪、故作天真的伪善面孔。如果有人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遇到了唯一合适的人，不是因为他们的道德更完善，只是因为他们更幸运。幸运的人应该耻笑不那么幸运的人吗？或者因为他们也都不幸，就要让这种不幸成为世界的法则？他们视我为异类，只是因为我不屑于掩饰自己的轻蔑。你多勇敢啊，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你懂得生命是不可捉摸的，但还是抱着乐观的决心从头做起。我一直想找到一个像你这样的男人，让我对人怀有信心。可是你看，你要在我手里变成一个女人了，这就是生命的喜剧。

——廖一梅《柔软》

小优：我们会在一起，你会感到幸福，因为活着而感到幸福。
高辕：我怕我做不到，我要死了。我是故意这么干的，这样能吸引你的注意力，你就不会把我丢下不管了。
小优：我不会的。
高辕：你会的，你会的，因为我好虚荣，自以为是，朝三暮四，自私自利——我一无是处，但是你舍不得我这颗心，所以你会来阻止我的，照顾我的。看，我得逞了，现在你又把我抱在怀里了，可真舒服。
小优：你不会死，我不让。
高辕：我对生命从来不肯有好感，因为他们时刻会离我而去。我拒绝成为一个幸福的人，有了幸福便有了恐惧。
小优：你现在恐惧了？
高辕：是的，我恐惧——因为你，我害怕死去。
小优：现在你是我的，现在爱情和痛苦和劳作都应该入睡，黑夜转动它那看不见的轮子，你在我身边纯洁如一只入睡的琥珀。听，暴风雨来了。

——廖一梅《琥珀》





唐韬专栏

学电影的，研究生在读，觉得看戏和看片儿都是利国利民的正经事儿。喜爱有趣的、不受约束的、给人思考价值与空间的戏和人。希望有那么一天戏剧教育普及大中小学。

当你一边自慰一边唱the Beatles，我哭了——《C》

2013年6月26-28日 | 蓬蒿剧场 | 南锣鼓巷戏剧节 | 演出：瑞典皇家剧院
图片由蓬蒿剧场提供

《C》在北京演了三场，蓬蒿剧场的观众容量100人左右。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我这种连蹲两场的狂热粉，看过这戏的人大约是300人。这个人数向剧场西边挪几百米，估计填不满南锣鼓巷半条街。这情景想来可惜，我总觉得该有更多的人看到它，尤其是年轻人。所幸的是，在这片土地上还能看到这场戏，而且被我赶上了。

城市赐给我们的文本

“C”是一个最微小的粒子，它附着之物便变成了它的存在。它随着“偶然性”流动在地球之上，串联起了芸芸众生的生存万象：狂躁反社会人格的瑞典女剧作家Anna.C，日本单人女子重核乐队成员Uli.C，太平洋深处的磷虾，异装癖的巴西拳击手Diago.C，周游全球调查走访的慈善家Eric.C，以及在中东一个菜市场边坐着的自称是柴可夫斯基女儿的老奶奶Iman.C，超级大国总统Boss.C——他们看似毫不相关，却又在冥冥之中相互照应。他们被选择的本身是随机的，但他们之间的关联却是注定的。

这样的文本在国内舞台是从没遇到过的。可以说，这种宏观式的对于整个生命体的生存现状的关照是缺失于我们的舞台的。

戏剧的进步取决于很多层面，而剧本最为首要。虽然我们也会一直叨念“一剧之本”之类的说辞，但我国文学界的处境的确无法孕育出《C》这样的作品，这是无法否认的。当然，**文学本身的处境又和太多东西相关，我们没法强求。而无论我们的文学如何，我们自身已然处在了这样一种时代之中。这个时代是属于城市的，属于嘈杂脏乱的街道和拥挤的地铁里的人群的，属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微信微博的。它将混乱作为秩序，又用拉近距离来疏远距离。**

《C》的编导演均由瑞典皇家剧院年轻演员Hamadi一人（我们且称呼他H先生）完成，而这部作品因为其纯粹的个体性而具有最大化的复杂性。也就是说，因为不需要照顾更多人之间磨合而出的所谓共性，艺术家可以最大化地挖掘自己，从而展现他眼中的世界。那么这样所呈现的世界必然和单个个体一样是绝对复杂的。这也给了我们无数个角度去回味这出戏。但无论我们从哪种角度来解读这部独角戏，都不能逃开它绝对立足于城市化的现代性，毕竟H先生是一个现代人。剧中所有那些呓语式的独白，裹挟着直接到血腥得令人窒息的意象，给人一种聆听金斯堡诵读《嚎叫》时的感觉，或者说是生理上的快感。**眼前的所有场景都发着电汽的光亮，我们身在剧场却能够关怀整个麻木到可爱、龌龊到神圣的时代。**

用舞台作诗的人

蓬蒿剧场舞台不大，演出开始前看着身高190＋的H先生在上面热身却还是显得空旷。单单的一把椅子，两侧摆着两架麦克，地上散着一些小道具。让人完全猜不透之后的两个小时中会得到些什么。

“Everything starts now.”这是全剧的第一句台词。从这儿开始，整个舞台空间内的元素即将被重构。

H先生的第一项任务是要告诉我们：我们眼见的和听到的只是物体发出的光和空气振动的波转化而成的神经信息。也就是说，**当你坐在剧场里，你要重新理解你的全部感知。这无疑是非常独到而令人称奇**





的对于观众的带入与间离。通过这一简单的仪式，观众就可能抛开所有固有的观戏习惯与体验，开始接受全剧意识流式的叙事假定性。

之后，一顶LED灯成为了“C”的代表，它贯穿全剧，带领着所有观众穿越重洋，在世界各个角落的个体身上附着，并若无其事地旁观着他们凌乱、琐碎、庞杂而空虚的生活。而每个人的出现都伴随一盏彩灯的亮起。每个个体在这样的假定性下都拥有了自己专属的色彩。我们暂不去考虑每一种色彩附带而来的语义，单是这样一种简单的处理方式便是值得玩味的。这样的色彩变化不仅仅方便观众对各个个体迅速建立印象，更动人的在于，他选择了胸口的这一抹彩色的亮光来给每个人标记。

伴随着戏的流动，我们在文本不断袭来强大的力量之下，依然会惊讶于舞台上这一人之力所带来的表现形式上的震撼。这样的极限体验，其实和H先生本身选择的极限式表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舞台上所有一切的配合都需要他的参与：灯光道具的控制，现场利用调音装置的循环效果而全现场用人声模拟完成的各种音乐与音效，还有大量的极限肢体控制。**这里，每一个单独放到一部戏里都足以构成让人印象深刻的元素。但恰恰，H先生给自己的表演设置了如此多的难点，也使得整个演出过程充满了各种不确定因素。**这本身不仅使演员兴奋，也使观众兴奋；不仅给演员每一次的新鲜感，也给了观众每一次的新鲜感。而这些综合起来，**其实造就的是舞台上下巨大的张力，这种张力足以让人在本身就密集的文本信息中喘不过气来——但这种窒息感又是舒适的，甚至伴随着快感的。**这种感觉在两次模拟手榴弹爆炸时一排高照度灯光直接照射观众时有了最直接的体验；也在戏的末尾粒子附着于光而获得超光速从而逆转时间之时达到高潮。这妙处本是独属于诗歌的，但H先生用这么个舞台做到了。



薛定锷所言的世界

《C》在一开始，就强调了量子物理所建立起来的世界观对于这个作品的重要性。

就本人浅薄的量子物理知识，在轶闻中，德布罗意应付差事的那篇博士论文提出了“物质波”的假设之后，或者再随着薛定谔顺藤摸瓜凑出了薛定谔方程之后，量子物理开启了物理学的新纪元，整个世界瞬间脱离了经典物理所营造出来的肯定性，而走向了一种概率性的方向。波粒二相性的出现直接导致我们所见的、所感的均是概率为之而不存在所谓的绝对存在。

这种世界观是毁灭性的，它否定了一个旧的世界，也迎来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有着原子弹和重核摇滚乐的新时代。

而在《C》之中，所有人的状态也都是如此。**C作为一个粒子，的确是有概率如此穿梭于世界的，它不受任何约束，并且以自己所依附的大量粒子所构成的存在而存在。它是绝对虚无的，但也是真实存在的。它导致我们可以是我们自己，同时我也可以是另一个人**：Boss.C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怀念着太平洋里饱食的供养磷虾的浮游生物，他同时拥有日本女孩Uli.C和被捕的偷渡墨西哥卖淫少女的记忆。这样的一种假设使得地球上每一个个体都彼此拥有彼此熟悉，因为我和你本身不是绝对隔离的，而是不断地概率性的交换着彼此的相对存在。

这是《C》这处戏的伟大之处，它在量子物理的科学理论背后利用这一世界观重新解构了我们所生存的世界，它不仅仅是电子产品或者其他媒介或者城市化等等名词所定义的了，更重要是人们的思想状态已经在量子力学的影响下有了变化。

在这种变化下，所有的意义似乎都只停留在于当下，历史本身在记忆脆弱的力量面前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只记得当下被所有硬朗的英语词汇击中时生理上的快感而不去思

考逻辑本身，这才是这次冒险的意义。**忘记我是谁，你是谁，剧场是无穷无尽的，而我们因为“C”的无限而永生，而获得了在空间和时间上最大的自由。**它从一个个细节的个体着力，宏观地记述了我们所有人的生存状态。

这出戏里，每个人都在叹息“自己把一切都搞砸了”，都在试图“让一切都停下来，让一切重新开始”，粒子“C”带着这个愿望童话式的实现了时光倒流，我们也在量子物理的世界观里穿越了一次寻求遁逃的安慰。

Uli.C的单曲叫做C, My Baby, the Speed of Light，它被几盏LED模拟的磷虾唱过，也被所有在这出戏里相关的人物走马灯式地唱过。这首歌其实是the Beatles的歌，原名Help，歌词说：

When I was younger, so much younger than today,
I never needed anybody's help in any way.
But now these days are gone, I'm not so self assured,
now I find I've changed my mind and opened up the doors.
Help me if you can, I'm feeling down
and I do appreciate you being round.
Help me, get my feet back on the ground,
won't you please, please help me.

这么几行字里，是成长的苦难：我们长大了，渐渐丧失了对自我的肯定。就像我们好好看着物理书，突然有一天来了一个叫做薛定谔的把牛顿给杀死了。

所以，当戏里H先生一边自慰一边唱起这首歌的时侯，我又怎能不为牛顿、为已经丧失的自己头涔涔而泪潸潸呢？

条框之外的肢体美学——《战》

2013年7月5日-7日 | 蓬蒿剧场 | 南锣鼓巷戏剧节
导演：符宏征（台湾）| 编剧：符宏征、周姮吟、魏雋展 | 演出：台湾动见体剧团
图片由蓬蒿剧场提供



朝海专栏

偏执的无神有鬼论者，因为信仰文字与音符的倾诉力量而投身到孜孜不倦地创作中去。崇尚金属精神的不靠谱女主唱，要写遍人性丑恶也要乐观犯二的拖稿小说作者，无可救药的古典文学痴迷幻想家。

去看这部戏的冲动是源于海报上的女演员。瘦而有力的肩膀，凌乱的短发，以及倔强的双眼，让我预感这戏将是与众不同的，予人震撼的。于是排除万难去看了首场。蓬蒿剧场那么小，我坐在第一排，离演员只有两步远，真真切切感到了一股慑人的力量。

事实上，肢体剧《战》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它通过运动的形体和舞蹈中的肢体，来表达现代人在生活中的精神世界。乒乓、篮球、棒球、足球……演员们用不同的运动形式，展现着相同的疑问。**人们在面对“输”这个字时，所接收到的第一感觉是什么？这是导演通过运动与肢体抛出的问题。而落败伴随的伤害、修复和重塑，种种问题也一个一个接踵而来，人们甚至开始怀疑人与人之间**

的平衡，想要打破长久以来的克制而去追随欲望。

戏的开场是一段棒球抛接的形体戏，两名身着棒球服，戴着棒球手套的男演员配合得天衣无缝。有实物、无实物，正常速度、慢镜头，节奏变换得宜，表演真实而不造作，剧场里开场时的浮躁很快便在这行云流水的动作中平缓下来。就在我开始觉得炫技而稍感不耐时，灯光戛然而止，真正的重头戏这便开始。

灯启后的演员们丢弃了方才的从容自若，仿佛剥掉了一层冷静的外衣，终于从脸上露出了表情。这样的真实，使得我尤为喜欢这一段。他们依次走上舞台的光亮处，如同黑暗中蛰伏的小兽，光着脚踩在舞台上，一步一步，都像是踩着一个个不可明说的情绪，酝酿着道不尽的潜台词。**他们手中拿着匕首，犹豫地开口问："如果我输了……"如果我输了，你还会帮我吗？如果我输了，你愿意跟我重新开始吗？如果我输了……男孩和女孩的声音交错重叠起来，一声接着一声追问，一声比一声急切而彷徨，直逼人们的面前。他们的脸上充斥着不安和恐惧，不停发抖着的右手出卖了自己。**男孩与女孩试图相互取暖安慰，却被彼此手中的匕首一次次逼退。当焦虑的情绪到达制高点时，演员们像是被闪电击中了一般，如魔龙狂舞似的动了起来。导演在这里用了节奏较重的配乐和频闪的灯光来烘托这种情绪。**他们在台上攻守转换，敌对协作，用身体的碰撞和肢体的动作来诠释着各种竞技项目。这一切在闪烁着打在身上的灯光下，显得那样不真实，那样脆弱。这一刻我不禁有些心酸，眼睛湿润润的，仿佛看到了那些荣誉光环阴影下的恐惧。说真的，每一个举起奖杯的身体，也不过都是些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凡胎啊！**



然而戏整体看下来，对于导演所抛出的质疑，却是迷惑多过于透彻。我能感到这些疑惑在剧场的上空盘旋着，通过演员的肢体语言不停地向人们发问。他们在对着玻璃板打乒乓球时努力地克制，在篮球攻防时粗暴的动作中寻找着柔软，在被教练操控着的身体间努力摆脱着，可仍然找不到答案。当这些问题如同那一包被狠狠打散的乒乓球一样飞溅出去散落满地，却丝毫没有得到解决时，我想，也许谁也不能知道，下一次的落败又是否会将自己打倒，又或者下一次倒下后，是否还能站起。这时的我心里充满着彷徨，像那只用手模仿的、快要窒息的鱼一样，被手电筒假扮的光，所迷惑了眼睛。**导演抛出了这些犀利的结，最后却没能解开它，反而似乎使它变得更加复杂纠结。**

但**这些丝毫不影响我们欣赏这部戏的美学理念，或者说的直白一些，是这些演员的肉体美。**演后谈的时候，我忍不住调侃导演，说他迷恋这些美妙的身体和肌理，引来哄堂大笑，最后还让每一位演员都陈述了一番对自己身体的感受。话说出来虽是玩笑，然而那些透过肢体语言所直接带来的感触，是那些话剧演出所很少能达到的。**在导演所喜用的慢镜头中，我们看得到每一条肌肉的物理变化，每一根手指的蜷缩伸展，每一滴汗落在地上溅起的小花，它们都能给我们带来最直观的感受。**嗨，若说导演不迷恋这些美好的身体，又怎能将它们运用得如此动人呢？我才不信呢！而事实上，正如剧中演员姿君说的，她爱自己的身体，即便有限制和缺憾，仍不能阻止她对自己身体的热爱。而我想，只有这种对身体真真切切的热爱，才能通过表演，传达到每一位观众的心中吧。

这正是肢体剧与寻常话剧的不同吧？它挣脱了许多条条框框的束缚，从视觉的美学出发，在直观的感受下逼迫人们体会自己的内心，静下来思考。肢体所表达的张力，有时是语言所不能及的，而这种张力，也正是我在剧场中所寻寻觅觅的一种气场。在这种气场的笼罩下，人也忍不住挺直了脊梁，一点儿也不敢放松，直勾勾盯在台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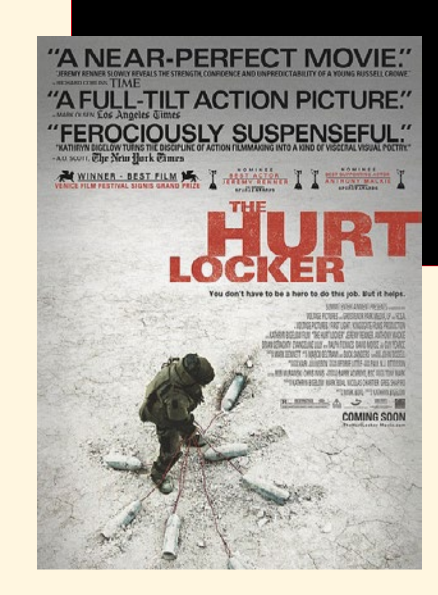


特别推荐 | 罗马尼亚 | 现实主义 | 北京国际电影节

《孩童姿势》

导演：卡林•皮特•内策尔
制片国家、地区：罗马尼亚
上映日期：2013-2-11(柏林电影节)、2013-3-8(罗马尼亚)
2013-4-20(北京国际电影节)
主演：吕明妮塔•杰尔吉乌、Bogdan Dumitrache
弗洛林•扎姆菲雷斯库

时隔多年，最擅长现实主义题材的罗马尼亚电影再一次回到了公众的视野中。影片讲述了由一起车祸而引发的两个不同阶级的家庭的破碎，更深的含义不仅限于对罗马尼亚上流社会的批判，更有对人性的批判。最后一个车内的长镜头，充分展现了导演的功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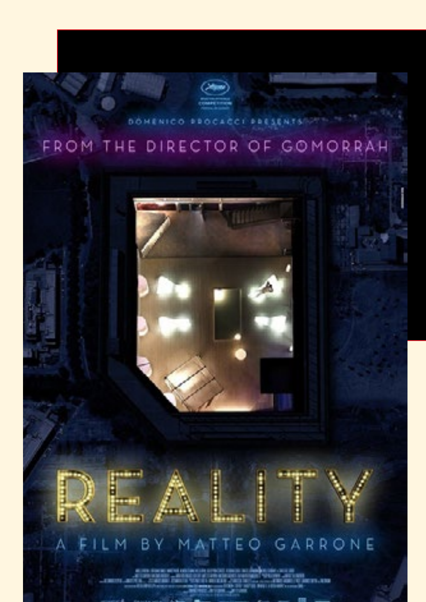
奥斯卡获奖影片 | 威尼斯电影节 | 战争题材

《拆弹部队》

导演：凯瑟琳•毕格罗
制片国家、地区：美国
上映日期：2008-9-4(威尼斯电影节)、2009-6-26(美国)
主演：杰瑞米•雷纳、安东尼•麦凯、布莱恩•格拉提、拉尔夫•范恩斯

以战争为题材的《拆弹部队》的导演竟然是一位女性。导演凯瑟琳在电影的叙事方式上避开了一贯的战争片模式而采用类似纪实的方式，用缓慢的节奏，让观众看到拆弹成员们争分夺秒的工作以及他们的内心感受。这些士兵是普通人，却不得不做着极具危险性的工作，而且可能得不到任何人的感激。导演希望通过此片向那些勇敢无惧、默默付出的EOD成员们致敬。

主要获奖：2008 威尼斯电影节 4项大奖
2010 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导演、最佳影片等11项大奖
2010 英国电影学院奖 12项大奖



意大利 | 戛纳电影节获奖影片

《真人秀》

导演：马提欧•加洛尼
制片国家、地区：法国、意大利
上映日期：2012-5-18(戛纳电影节)、2012-9-28(意大利)
主演：克劳迪娅•吉里妮、Aniello Arena、Loredana Simioli
南多•鲍勒、Nello Iorio

影片改编自一个真实事件，讲述了一个意大利底层百姓妄想通过参加真人秀的节目来解决生活中种种困境的故事。导演采用一种迂回的方式，对电视媒体行业冷嘲热讽，并通过《真人秀》反观出人的私欲，这出悲喜剧也让人联想起德西卡的作品《拿坡里的黄金》。

获奖：2012 戛纳电影节 评委会大奖



影评赏析

《复制贝多芬》

导演：阿格涅丝卡•霍兰
制片国家、地区：美国、德国、匈牙利
上映日期：2006-10-19
主演：艾德•哈里斯、黛安•克鲁格、马修•古迪、乔•安德森
Ralph Riach

虽然影片中的安娜是完全虚构的人物，但故事情节仍遵循了贝多芬的真实生活写照，包括影片布景设计也是通过查阅大量资料、走访博物馆和当年贝多芬的故居来力求还原当年贝多芬的创作环境。

主要获奖：2006 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 CEC Award for Best Film
2007 戈雅奖 最佳欧洲电影 提名



贝多芬的听见与听不见
——《复制贝多芬》

文/黄洁勤

木质车轮飞速旋转，疾驰的马车掠过苍蓝原野。一大段蒙太奇式的勾勒随着马车前行的节奏以倒退的视角不断切换，路边干枯的树丛，生烟的干草垛，村妇木然的神情，男人头上被风吹掉的帽子，孩子好奇的眼神。一切都一掠而过，耳边只有一种旋律在回荡，那是路边牧童拉起的小提琴，降B大调赋格曲，它带着马车中神色焦灼的女子回到维也纳，也带着我们回到1824年。

贝多芬在生命的最后时间对安娜说，“我听见暴风雨，它是来把我带走的。”他听见黎明时分暴雨欲来的声响，却再也听不见这个世界对他的崇拜与诟砺。

窗外的天色亮了，乐曲戛然而止，骤然的安静中，光阴已不可挽回，而回忆在倒叙中退格到一位旷世奇才最后的生命岁月里。故事讲述的是音乐巨匠贝多芬正在专心赶制自己的新作品《第九交响曲》，对音乐有着巨大热忱与追求的他因耳疾困扰已是心急如焚，偏偏此时他的御用抄谱员施莱默突然病入膏肓，给工作进度带来极大阻碍。为了让贝多芬的杰作如期上演，施莱默向维也纳音乐学院求助，希望能有位高才生来接替自己的位置。于是，23岁的才女安娜出现在贝多芬的眼前，凭借着其卓越的功底，积极的干劲及包容的性情渐渐破除大师的怀疑与揶揄，成为其功不可没的助手，造就了巨作的圆满完成。

纵观整片，人物场景虽然带着19世纪的古典繁复，但始终明晰地突出了两位中心的角色。艾德•哈里斯饰演的晚年贝多芬，一头凌乱的银发，外表随性张狂，性格乖戾暴躁，在生活中令人避之不及，而当其沉浸在音乐世界中，激情忘我的状态却让人尊敬感动；戴安•克鲁格饰演的安娜•霍兹聪颖坚韧，性格延展性很强，既有打破陈规的大勇气，也有怅然若失的小委屈，更有忠于梦想的真情志。影片情节紧紧围绕音乐创作而延伸，脉络简明，配以贝多芬各时期的经典佳作贯穿其中。波兰导演Agnieszka Holland除了想带领观众进行一次纯粹的音乐之旅外，也许她更想专心地向人们讲述，在贝多芬人生的最后两年，他有多少的听见和听不见。

在贝多芬与安娜初识不久时，他曾



深沉地谈起对音乐的感悟，他说，“空气的颤动是上帝的气息，音乐是上帝的语言，最能亲近上帝的就是音乐家。”他听见了神的旨意，因此他终其一生致力于用音乐与神对话，以至于忘记饥饿、忘记疲劳、忘记身体发肤、忘记疾病困苦，甚至卧病在床时仍不忘创作。但是失聪的他已渐渐听不见神的发音，凭借着内心巨大的热情和勇气，他唯有将音符比喻为神的唇语，继续用琴键和乐章细细解读信仰的真谛。

贝多芬说，“别人认为我活在一片死寂中，其实我脑子里随时都充满音乐，一刻都静不下来。”是的，他能听见，钢琴琴键的每一下跳跃，提琴琴弦的每一次挑拨，圆号铜管的每一阵共鸣，定音鼓槌的每一记敲击，他都能真真切切地听到。他按着琴键对施莱默咆哮“降B调！降B调！”，没有无可挑剔的功力，哪有如此苛刻的要求？他在去饭馆的路上也在忘情指挥，在病重时让安娜听写自己的创作，主题、音符、升降调、声部，极尽细微的描述，如果不是深入骨髓的热爱，哪有如此清晰的想象力。然而其实他什么都听不见，他坐在后台低落地控诉命运，**“上帝让所有人都能听见我的作品，却唯独将我拒之门外”**。他将铁板弯成圆弧罩在肩上，将喇叭状的收音器紧紧别在耳边，只想用尽一切努力抓住那些自己创作出的声音，但声音却越走越远，越来越让他听不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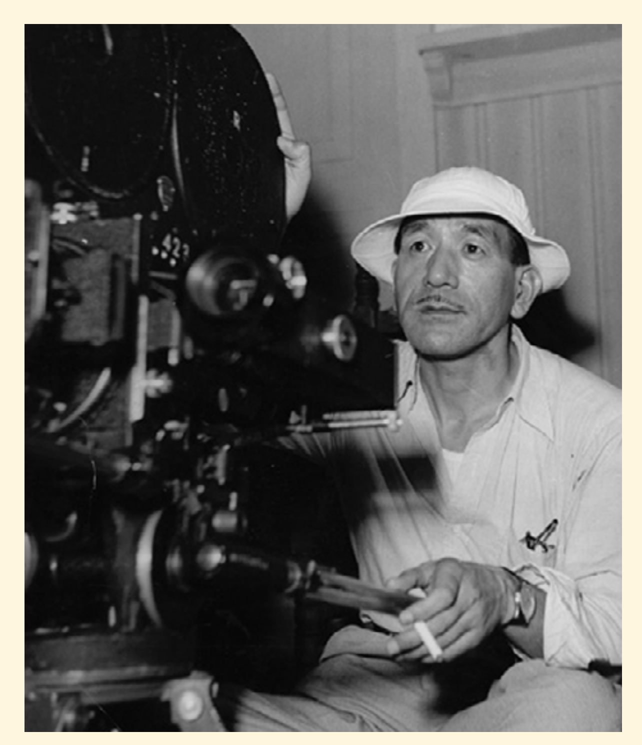
施莱默说贝多芬是野兽是疯子，因为他不仅要创作层次繁复的《第九交响曲》，他还在乐章中设计了四个独唱百人合唱的篇章，甚至听力几乎为零的他还要亲自站到指挥台上去实现这次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演奏。但是贝多芬认为自己能听见，当聪慧善良的安娜自动请缨充当大师的耳朵，他便真的听见了。在美轮美奂的维也纳音乐厅内，面对众人的质疑，贝多芬轻声告诉自己，音乐即将改变。从他握起指挥棒开启演奏的那一刻，全片的高潮逐渐临近，而他音乐生涯的巅峰也随之到来。提琴合奏出庄严宏大的前奏，双簧管营造出轻快诙谐的氛围，柔和温情的慢板引出男高音雄浑的独唱，高潮片断欲言又止，一切都仿佛在酝酿着蓄势待发的张力。突然，旋律骤然激昂，随着安娜的引导，贝多芬双手一个有力的舒展，神迹般的时刻来临了，壮阔的合唱如同阳光穿透云雾喷薄而出，气势磅礴，惊心动魄。那一刻，无论舞台下还是荧幕前的观众都热血沸腾，热泪盈眶。这就是贝多芬头脑中设想了无数遍的雄浑篇章吧，这就是属于他真正向往的欢乐吧，所有的这些贝多芬都听得一清二楚吧，否则演奏完毕时他怎会笑得那么舒心，那么欣慰。他一直站着，大汗淋漓，却听不见台下心潮澎湃的全场观众已经纷纷起立，以排山倒海般的掌声向他的旷世杰作致以由衷的敬意。直到安娜示意他转过身去，那一刻，他才仿佛听见了已经忽略了太久的人们对他的喜爱和尊敬。

也许艺术家都必须带着一点自我和桀骜，贝多芬更是愿意在这条路上极尽能事。以音乐之名，在创作上颠覆世俗，用狂野怪异的大赋格来挑战世人的审美观，率直的安娜评论了一句“Ugly”即招来他不服气的抵损。因为在他的耳朵中，他只能听见自己内心深处的不羁狂想，听见自己发明的新语言。生活中，他更听不进那些违背他的声音，听不见助手对他的音乐作品的中肯评价，听不见他视作命根的侄子对他的叛逆和抱怨，听不见楼下邻居对他泼水时的怒骂。他是真的听不见或是充耳不闻已经不重要，因为这样的矛盾，才让他成了大情大性的贝多芬。

让人舒服的是，影片中也呈现了这个暴脾气的老男人不可多得的温和时刻。天气晴好的日子，贝多芬拄着拐杖，信游郊野。他坐在恬静的池塘边，专注地看着蓝天白云绿树草丛，张开他的鼓膜感受着周围。他仿佛听见了空气流动的声音，树叶婆娑的细响，听见了昆虫柔和的鸣叫，涟漪徐徐的呢喃，他把这些都记录在自己的乐谱里，好像灵感全来自于他的一双好耳朵。**在田园的宽阔背景下，贝多芬的剪影越加显得孤清，他情愿把自己释放于大自然，却不愿意将自己的耳朵在人情世故中解放。**他认为旁人都视他为异类，却听不见不愿搬走的邻居老太一边埋怨其练琴声太过嘈杂，一边自豪地说“我是路德维格•凡•贝多芬的邻居，我可以先于任何人听到他的每一首作品，整个维也纳都要羡慕我”。他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的世界，所以哪怕在他和安娜的对视中有过那么一点温情掠过，他都听不进去更多内容。

影片结尾时，安娜看着房间里大师的旧物，静默无言。正如贝多芬在最后一次讲述他作曲的主旨时所说，“心渐平静，终得解脱”。他有多少的听见与听不见，我们再也不得而知，我们只能在偶然聆听到《欢乐颂》的时候，静静想象，在贝多芬的世界里，我们又有多少的听见与听不见。





小津安二郎

· 1903年12月12日—1963年12月12日，日本电影导演。

· 小津安二郎一生共导演54部作品，题材以日本家庭为主，镜头中试图把日本式的美发挥到极致。终身未娶，一生与母亲生活在一起。1962年，小津安二郎母亲的病逝是对他的最大的打击。第二年，小津安二郎也病逝于医院中，这一天刚好是他的60岁诞辰。他的墓碑上，按照他的遗愿，只留下了一个字——“无”。



主要作品：

1927《忏悔之刃》
1929《我毕业了，但……》
1930《我落第了，但……》
1932《我出生了，但……》
1935《镜狮子》
1949《晚春》
1951《麦秋》
1953《东京物语》
1957《东京暮色》
1958《彼岸花》
1959《早安》
1959《浮草》
1961《小早川家之秋》
1962《秋刀鱼之味》

影人独语

我认为，电影是以余味定输赢。最近似乎很多人认为动不动就杀人、刺激性强的才是戏剧，但那种东西不是戏剧，只是意外事故。

泥中之莲，泥土是现实的，莲花也是现实的，泥土肮脏，莲花却清丽，可是莲花的根在泥土中。我想可以通过描述泥土和莲藕来衬托莲花，也可以反过来通过描写莲花凸显泥土和莲藕。战后的社会不干净，混乱肮脏，我讨厌这些，但这是现实，与此同时，也有谦虚、美丽而洁净绽放的生命，这也是现实。

性格是什么？就是人。人没有塑造出来就不行。我认为这是所有艺术的宿命。即使感情出来了，人没有塑造出来就不行。哪怕表情做到百分之百，也无法将性格表现出来。极端地说，表情甚至会妨碍性格表现。

有人跟我说，偶尔也拍些不同的东西吧。我说，我是“开豆腐店的”。做豆腐的人去做咖喱饭或炸猪排，不可能好吃。

常听人说“为了艺术”，但我认为那是对艺术的掉以轻心。

——小津安二郎

小津神话中的“生”之道

文/东遇西



得闲，接连看了小津安二郎九部影片，《早安》《东京物语》《彼岸花》《秋刀鱼之味》《秋日和》《早春》《小早川家之秋》《东京暮色》《浮草》，手头还余《浮草物语》《青春之梦今何在》《非常线之女》等数片，均是默片，也全是小津安二郎的最后作品。

1

对于电影史来说，每个时代都会有一些名字沉淀下来，慢慢地成为神话的一部分，小津安二郎无疑正是这样的名字。对于小津和他的作品来说，承受这样的荣誉并不为过，“小津神话”本身没有任何值得非议的地方。但就所见的种种，被神话了的不仅仅是小津的作品、小津的风格，某种程度上连他的人品也被神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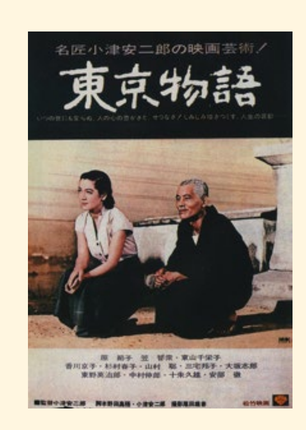
由作品看到创作者的所历所思，这是极有深度的读解，但若要一一对应，大部分人恐怕都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于是简单地把作品等同于人品的认知，也就成了“被神话”的副作用之一。最常见的例子，无疑是对小津作为侵略者事实的选择性回避。在他的电影中，对于战争的留恋或反感或反思，时常可见，但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就这一点来说，他显然对自己是否“也”是战争受害者的这一观点持怀疑态度。

在这股神话大潮之中，关于小津的种种说法，究竟带给不熟悉他的观众何种印象呢？他是易懂的还是晦涩的？在被神话的同时，又有多少人强调了他作品的平易近人，即作品中极鲜明的娱乐性？由这个角度出发，可以看到时下流行的所谓艺术性与娱乐性无法兼容的伪精英解读之偏颇，这是“小津神话”中一个更大的侧面。一些人强调了独一无二的小津艺术，把他供奉在殿堂之上，却不经意地忘记了那个能够娱乐最广泛大众的小津，那个说电影是“站在桥下拉客的妓女”的小津以及这句话中的真谛。

2

出乎意外的是，小津的镜头之下，并没有东京，尤其没有“小津的东京”。

是的，他的镜头里或许有东京的一隅、一角、一山、一水或者即景，但这些存在的事物可以出现在任意城市之中，具有同样的内涵，同样的指喻。可为何在小津的镜头下，它们成为了东京的象征呢？唯一的解释，这是外人看日本的方式，他们用东京指喻日本，又以浮光掠影的片段来指喻东京，最后再归结于小津镜头之下。如此而来，小津和他的作品就成为“最日本”的佐证。与这种佐证类似的，是那些反复传颂的所谓“小津的诗意镜头”，女儿出嫁的梳妆台、野外凄叫的乌鸦等等，在这些微小的元素背后，其实存在着一个被物化或者符号化了的小津。







对于小津来说，我想这是一种悲哀。当他把镜头对准那些生活在环境之中的人（显然不仅仅是东京人），当他不厌其烦地在每个故事中把镜头对准那些只留下背影的人，当他用离地三尺的镜头对准人的面部传达出一份赤子的敬畏之心的时候，他恐怕从来没有想过若干年后被提及最多的居然是一些拟人化的物，而生命本身、那些"世界上最引人入胜、最令人兴奋的东西——人的脸孔"却被当成了叙事的无生命元素之一。而**最致命的是，当所有的事物都被引申出诗意的时候，诗意本身也变得无足轻重了。**

3

小津安二郎一直在不厌其烦地讲述发生在家庭中的故事。这些故事中，尽管人物似曾相识，连名字都大同小异，但矛盾冲突的力度和性质却大相径庭。《早安》里，由看电视这一行为出发，引发出一场不大不小却充满矛盾的纠葛，最后电视机被买回家中，轻巧地讲述出一个渗透着世风人情的喜剧故事；《东京暮色》里，小女儿被情人抛弃，最后在恍惚中意外殒命，灰暗的色调烘托出一个不折不扣的悲情故事；《早春》里，一对夫妇历经感情波折，最后重回伦理规范之内，却是一出不悲不喜的社会剧……在这些价值迥异的故事里，我们可以清晰体会到其中含混、多样的情绪，由此折射出一个有着复杂多变内心世界的创作者，某种意义上，这才是真正的小津安二郎。

真正的小津安二郎，并非如通常所言 "从不夸张和扭曲人物的处境"，相反，他是一个极其追求戏剧性的导演。这一点上，他与黑泽明并无质的不同，只是恰好处于叙事的两极，一个追求宏大的史诗风格，一个追求日常生活的内部戏剧性。即使撇开《早安》这种典型的喜剧不谈，小津安二郎的故事中常见的死亡、婚姻、爱情、血缘相认等等情节，都是典型的戏剧性事件。不同的在于小津安二郎的处理上，他弱化了戏剧性情节在整体结构中的地位，而是更多的将焦点集中在进程之上。

4

小津安二郎几乎一成不变地使用着同样的技巧：略带仰角的视点、固定不动的镜头，某种意义上，这是他观察世界以及人物的方法，或者是以一种虔敬的心态对待人生的喜怒哀乐，并用极简的、平静的口吻讲述出来。但这一切并不能完全概括他的风格，例如《早春》，就明显地用上了移动镜头；另一个更重要的手法，与固定镜头紧密结合的，是他大量运用着的正反拍以及快速剪切。如果说这种单一的角度、稳定的视点给故事带来一丝凝滞的话，那么这种正反打和切接就为故事带来了一丝跃动，这也有效地中和了前者所带来的沉闷。小津之所以是浅显的而不是晦涩的，这些技巧的辩证统一是极其关键的原因。

一者静，一者动，这看似矛盾的手法为何会被有效地统一起来呢？形式与内容如何完美地融为一体？这就需要我们深入到故事的世界之中。就故事的形态来说，小津的故事主要依赖于对话场景，因此，构建节奏、构建出一个并不令人反感的叙事节奏，必须在内部加快进度，这就为频繁的正反打和剪切带来足够的理由。

再就电影语言来说，可以发现这种矛盾其实反映出小津安二郎的某种心态。**在日本电影发展的过程中，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小津安二郎恰逢其会。作为当时一位极重要的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导演，小津安二郎并没有体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态度，相反地，他的转变是缓慢或者滞后的。与之类似，在对电影语言的运用中，小津安二郎也有着类似的心态，这使他更多地保留了在最初阶段所掌握的电影语言，并持续了他的整个电影生涯。**这种求新求变与守旧也是一组矛盾，当然这种矛盾并非是不可协调的，最终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5

小津安二郎的故事里的世界也是充满矛盾的。

在《彼岸花》和《东京暮色》之中，表达的都是小津安二郎对于年轻人追求自己幸福的观点，但纵观两部电影的结局，表达的却是一个相互矛盾的思想。在《东京物语》、《秋刀鱼之味》、《浮草》中，父母与儿女之间的矛盾也均展现地淋淋尽致。这种纵横交错的矛盾与冲突，就构成了小津安二郎的全部世界。而小津安二郎本人，对这种矛盾并没有体现出某种成见，可以发展成悲剧，或者喜剧，有时候则不悲不喜渗透着超脱。**在小津的故事中，得与失是兼具的，对应他自己的人生，同样如是。他没有得到男女之爱，但却拥有母子之亲。因此，即使矛盾冲突无法得到完美的结局，他也相信这不是纯粹的悲剧。**

正视这种人生，体会到生的喜悦，必然体会到老病死的痛苦；体会到别离的悲伤，必然体会到团聚的欢愉；体会到得的喜悦，必然体会到失的烦恼。这些情绪在小津安二郎的世界里不是单一存在的，而是两者互生的。而他的丰满的人生哲学的两面体现，也即是生命状态中的"静与动"。具体的说，小津安二郎是以一种虔敬的态度叙述律动的人生故事，"静"是抵达彼岸的渡船，而彼岸是"动"。

6

在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世界里，"静"就是追求的方法，"动"是目标，是永恒的价值之体现，也就是人生。在这个"动"的世界中，生命的存在也完全基于这种"动"，这种"生"的思想，也正是小津安二郎想要通过他的作品来表达的主旨。

在这种"生"的状态之下，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万物无时不刻不在运动、变化，也必然会出现好与坏的多面性。所以，**"小津的东京"就是不断变化着的东京，而每样在小津电影中存在的事物，都代表着对"生"的敬畏与赞美，那么无所谓什么镜子、乌鸦或者它们所代表的诗意，因为在这个生的世界中，万物一齐。**

7

这种"生"之道，这种彻头彻尾地对生的肯定，大约也就是小津安二郎的思想。如果一定要给其一个定义，我觉得则更接近老庄一脉的"道"之思想。 以《浮草》为例，故事情节中的每一次或大或小的冲突，都蕴藏着悲与喜相互转化的力量，并不静止于一种态度。

小津的价值是不依附于矛盾冲突的结果，因为他展示的是"道"，是事物不间断的发展，在"道"之下，生与死、动与静、祸福宠辱这些互相矛盾的事物都是可以转化的，所以在小津的故事世界里，无论结局的悲与喜，它总是表达着同样的含义，那就是生之美的无与伦比。

通晓这种"道"之永恒，凡事顺其自然，反而能够以静之心发现生之美，并面对生之动荡。这种精神对于今天的我们尤其可贵，身处一个变化较之过往尤其快速的时代，在一波又一波所谓流行浪潮攻袭之下，有多少人还能以静之心去发现生之美，去善待生之美呢，尤其当小津本身已成为神话的时候。



小津安二郎 "无"字墓碑





浮象庙會

编辑 / 何脑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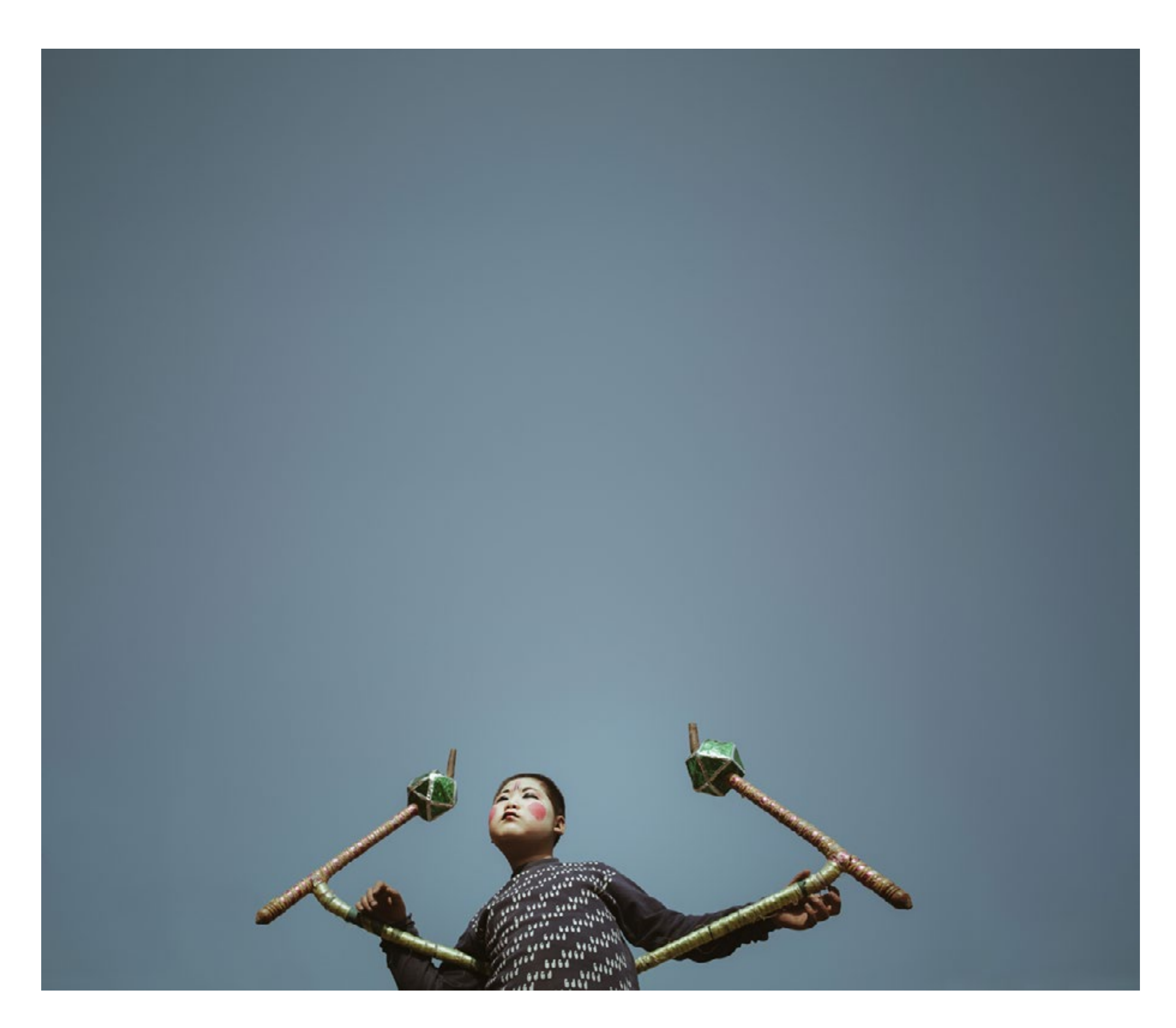
摄影师：两只滚烫的肾TOM

本名汤凌霄，江苏吴江盛泽人，现居南京，2003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系，多年来从事平面设计和广告设计工作。
个人网站： http://tom1980.lofter.com/
微博：@两只滚烫的肾TOM

摄影师自述

庙会，对于生长在江南工业小镇的我来说，犹如梦境般不可及，我从小只能从电视或他人口中了解这一在我看来近似神秘的活动。长大后，亲身经历了一些庙会，逐渐有了具体的认识。庙会源于生活，若不能成为当地文化和历史的传承和体现，也只能是一个走了过场的演出而已，演员们粉墨登场后，留下的也只能是现场的狼藉。

河南滑县共有“三关六铺”九大会社，分文会、武会两种，每年的火神庙会期间，各个会社都要操起锣鼓家什，拿出踩高跷、舞狮子、跑旱船、背阁、抬阁、扭秧歌、武术表演等看家本领上街“过招”，方圆上百里的百姓都会前来助兴。滑县到处人山人海，当地人个个都是演员，男女老少齐上阵。在那里，我常会看到画了一半妆的人们到表演时间时，会从容的放下手里的活，把妆容补全，穿戴上道具就直接上街扮演各自的角色，举手投足非常自然，这种完全源自于生活的表演和仪式现在看来既遥远而又有些荒诞，让我一个外乡人像游走在梦境和现实之间。遇到这样的庙会，让我觉得完全有必要融入在他们的生活里，带走他们的故事。


















明勤




錦綉前程
辞旧迎新
千秋吉祥贺新春
万事如意迎富贵















编者的话

“两只滚烫的肾TOM”这个奇葩id，起先是在风光摄影圈里名声鹊起的，Gatty Images华盖中国的东方印象摄影大赛去年的金奖就是他，翻开获奖名单，“两只滚烫的肾”首当其冲也算是一大奇观，作品更是让人观之虎躯一震。此后却再无音讯，摄影界里潮起潮落，更何况是门槛不高的风光摄影，昙花一现也未得知。

而此后在lofter再见这个id，却已然面目全非了。《渡轮上的人生》与《和他们对着的那场戏》两组饱含了画面美与人文关怀的照片让我重新认识了这两只肾，作者心里的故事比起眼中的美来，一定是更加饱和与持久。这种直觉一直延续到《浮象庙会》，让编辑本人再也按耐不住心头的那阵痒，果断力荐。

“两只滚烫的肾TOM”是饱受美誉的南京摄影圈成员。作品风格的变迁，跟圈子其他成员如“雾月松林”、“老刘忙”、“羊大为美”等人很相似，从协会摄影走向沙龙摄影再升级为独树一帜的个人典型这条路，此时此刻在中国的众多摄影圈子里属实不多见了。

《浮象庙会》不知为何，总觉得像是摄影版的电影《厨子、戏子、痞子》或是《太阳照常升起》，现实与荒诞交织成了一个美好的梦。而问到作者，他却又说这些都是在河南乡村的实拍，并不能说是故弄玄虚的摆设。所以，能从现实中捕捉到普通人物心目中玄幻的梦，才是这组作品的关键词。《一只到处旅行的猫》里有一句话：“人类已经无法享受本质中最单纯的东西了”。我觉得，这正是形容了我们看这组照片时的心态。



摄影：電風彡

摄影是个偶然？！

编辑、记者 / 何脑斯



摄影：Kochi

前言

网易旗下轻博客lofter里有个个人账号下的子博客叫做“摄影是个偶然”，里面搜罗了大量的让人或啧啧或拍案或莞尔的奇妙照片。这些照片都来自lofter里不同的作者，他们在千奇百怪的时间地点，使用千奇百怪的摄影器材，拍下了千奇百怪的人物事件。博主Evan用“摄影是个偶然”将这一切千奇百怪串了起来。可这个庞大的命题究竟是否为真，又是否具有某种指导意义呢？我在lofter某核心用户群里发起了一个小讨论，并对这些照片作以浅析，从而有逻辑地推荐给《文周》读者们。

不是所有讨论都会讨到结论，就连博客的主人evan也对这个论题的产生表示悲观。讨论大体上分成了两派：“摄影是个偶然”与“摄影不是偶然”。这两派观点在讨论过程中从未在同一个尺度上对立，甚至时而形成抬杠模式，因此根本无法形成辩论，只能算是各自给出一个立足点来表达对摄影的一些认识。

“摄影是个偶然”派：世界上没有两张完全相同的底片

此派人表示，狭义地说，人文摄影是偶然应该是没有异议的。每个人对“偶然”有不同的释义，可它大抵应该表示时间和空间两个轴随机地某点交合。在社会上，某时某地某件事情的偶然发生，而作者偶然地出现在那里并拿出相机按下快门，共同地构成了一张偶然的照片。正如布列松鼓吹的“决定性瞬间”一说：摄影者在某一特定时刻，将形式、设想、构图、光线、事件等所有因素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利用摄影随机地对时光切片的行为，就是一个偶然。又或者讲：摄影者刻意地对某个场面拍摄，而在照片没有现世之前，出现完美照片的几率也是很小的，甚至会在画面中出现远超作者意料之中的元素使其形成一张惊喜之作，那更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了。

“摄影不是偶然”派：从你打算带着相机出门那一刻起，一切都不是偶然了

支持此派的网友表示：“摄影师辛苦布光拍出的精彩照片不是偶然，不然岂不是对摄影师工作的亵渎？”
更有网友从摄影意图的角度讲：“你拍到了美好的女孩跳舞的照片，前提是你这个怪叔叔一看那个姑娘就会跳舞，跳得好，才会对着她拍照，那自然会拍出好看的照片。又或者粗俗地说，一个人拉出了一条非常完整而美观的屎，他对此很惊诧，但那可能是他每天吃笋子锻炼括约肌的长期结果，这也是有其发生的必然因素的，正如‘存在即有理’。”
……

为避免讨论的过于空虚化表面化形而上化，Evan举了唐城的一张照片为例，照片里一张街头巨型喷绘广告下走过两个人，广告里是一个男人张着大口，而这两个路人刚好重合着走入了广告男人的嘴里，仿佛马上就要被吞掉一般。


摄影：唐城

我认为，这张广告图本身很有趣味性，它的内容和位置决定了有心思的摄影者会发现它会与行人产生很有趣的借位效果，因此会蹲守在那里拍，当有人刚好走到完美构图的时候按下快门，于是这个过程称不上偶然，是摄影者可以控制的结果。而evan却表示：虽然会走过很多行人，但具体走过的是谁却是不可知的，刚好是这两个人，而且刚好在这个机位上重合了，所以这是一个偶然。

争执开始进入了抬杠状态，不得已停止。

入选“摄影是个偶然”的精彩作品

evan表示，他是先收集整理好这些优秀的人文摄影作品，而后才用这个论调作为标题的。系统地品鉴这些照片，我们会发现他们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通过画面中人物与环境亮点的借位来产生意义，一种是通过捕捉画面中人物转瞬即逝的生动形态或者表情来产生意义。无论是哪一类照片，都可以说成是一种巧合，甚至是偶然。

以下这几幅照片均可直观的介绍什么是所谓的“借位摄影”：
两只狗同时被柱子挡住了一头一尾，看起来好像是一条加长了的狗；
广告牌上腾飞的极限单车运动员，与现实中马路上缓缓骑行的市民相映成趣；
两个妇女站在公交站广告牌的背后，看起来好像广告上的两个半身卡通人物长了腿一样。
这些都是借位，利用巧合来产生趣味。

1. 摄影：jackyczj2010
2. GRINCH合肥街头摄影
3. 摄影：七月的照片和故事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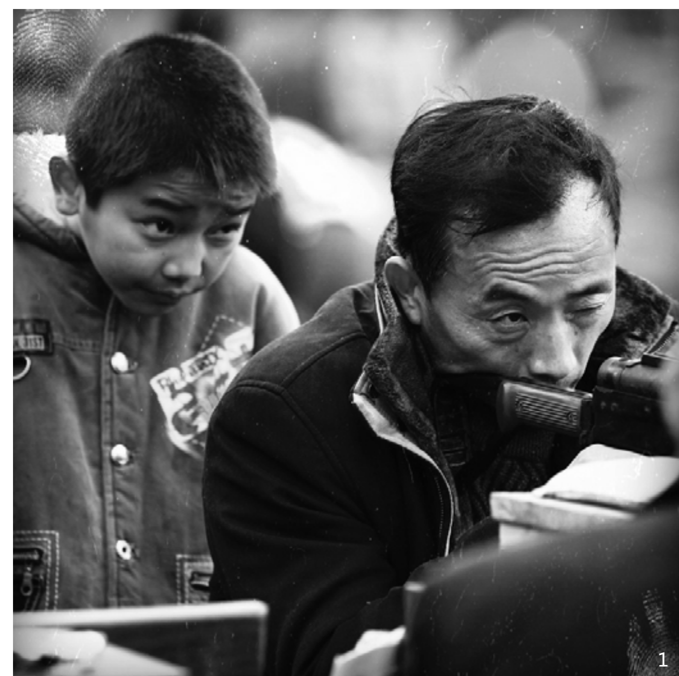
以下几幅则是“捕捉表情”的典型例子：

比如打玩具枪的男人身后站着一个同样代入自己努力瞄准的男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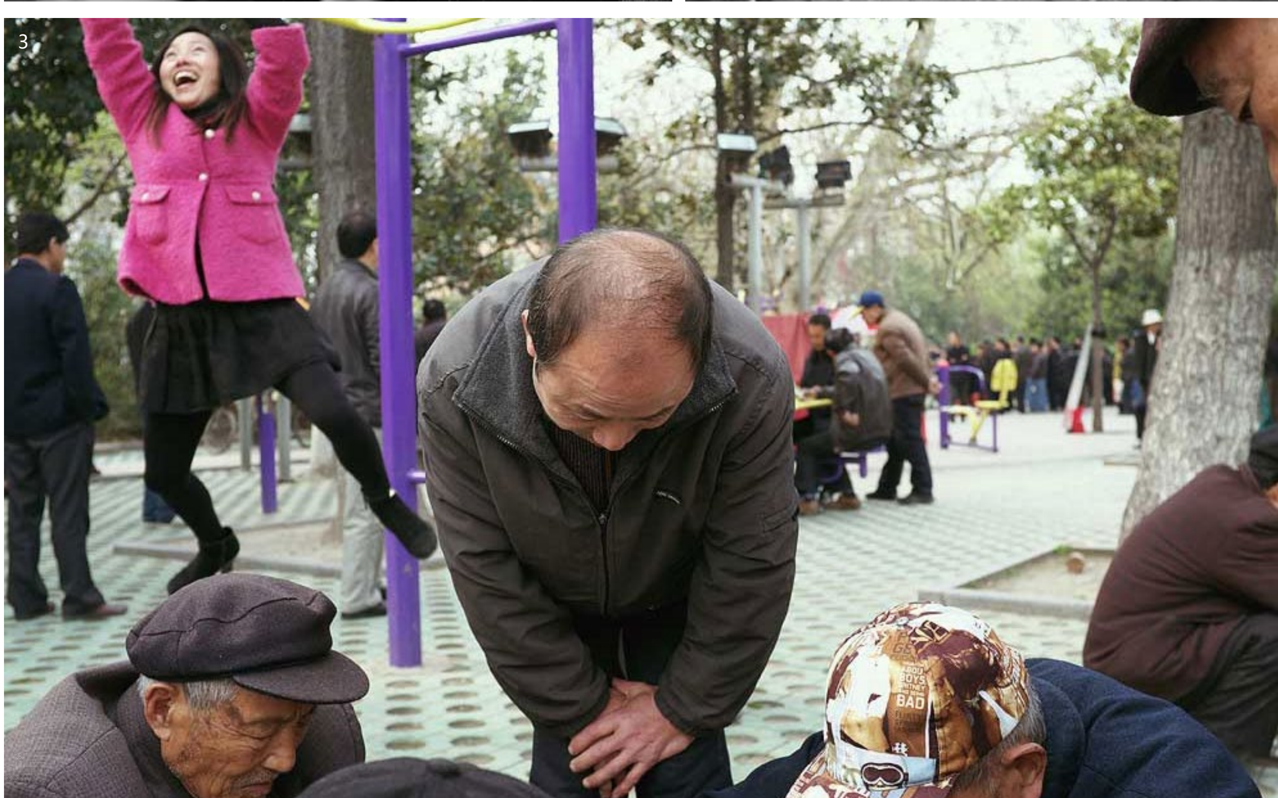
一位妈妈扶着他因为正在小便而面目狰狞的儿子；

一群正在下棋的老人身后惊现一个穿着正常但兴致盎然玩单杠导致面部略扭曲的妇女。

这些精彩的捕捉和恰到好处的构图，使得照片的主旨显露无遗。









1. 摄影：羊大为美
2. 摄影：清友
3. GRINCH合肥街头摄影
4. GRINCH合肥街头摄影
5. GRINCH合肥街头摄影

在这些优秀的作者中，一个名为**“GRINCH合肥街头摄影”**的博客非常引人注目。作者专注于在合肥街头捕捉人文照片，他的独特视角和精致功夫使得每一张照片都让人惊叹不已，而且玩弄趣味和平实色彩的风格又与近些年马格南的几位优秀摄影师很是接近。他的照片或许是偶然，但他的摄影功夫绝非偶然。



图片是否需要文字的补充 ——好的照片不是应该会说话？



GRINCH合肥街头摄影

GRINCH合肥街头摄影

这是一个由网友们后续延伸出来的话题。在刚刚赏析的优秀作品之中，都让人感觉任何语言都是多余的，但这个论题一开启，却又引起了一阵滔滔不绝。**在出版的摄影人画册里，往往篇幅最多的是文字，但正经的摄影展上，文字却是寥寥。那么对于摄影来讲，文字要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一些网友认为，文字不应当作为摄影的一部分，但可以对摄影背后的信息作以补充。另一些网友认为，合适的文字搭配合时宜的摄影，可以产生化学反应，令本就会带有故事的照片，讲出更多的故事。

但最不应当，却在近一段时期大行其道的，就是那些文不符图、暧昧艰涩的图文搭配行为。参与讨论的网友一致表示了深深的嫌弃。

GRINCH合肥街头摄影

后记

本文仅仅是一次表层讨论的试探，用以引导观者更具逻辑与视野地对优秀作品进行赏析，并对自身的摄影行为进行反思与引导，并不提供任何结论性意见。今后类似的一系列的话题讨论还会进行，期望更多朋友的参与。

“宋庆龄雕塑”的 终极审美与伟大意义

文/廖廖 图片来源：区志航的博客

宋庆龄雕塑事件

2011年，河南宋庆龄基金会建造的一尊高达27米的宋庆龄雕像，一度被称为郑州郑东新区标志性建筑。但这一耗资巨大的公益项目在审批、建造过程上暴露出的种种问题，一度使该项目成为公众和舆论的质疑焦点。近日，巨型宋庆龄雕塑尚未建好就已被悄然拆除，800平方米的基座将设计成会议厅，这无疑再一次将河南宋基会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更有媒体戏言：“‘宋庆龄雕像’，女性旗袍下面开会尴尬了谁？”。

伟大的艺术品在诞生之初，总是要承受各种非议与争论。近日来引发许多争论的“宋庆龄雕塑”也不例外，有人说那座雕塑就是有些不明不白的人，花了不清不楚的钱，做了件不三不四的东西。但是我们不必理会那些反对的声音——雁雀安能知鸿鸪之志？

在艺术审美上，群众总是愚昧和落后的。想当年，加拿大国家美术馆花200万美元购买马克•罗斯科的著名作品《白色中心——玫瑰红上的黄色、粉红及淡紫》，当地群众高呼反对。群众们懂什么呢？他们看不出作品中蕴含着艺术家饱满的激情。当群众们看到那一大块模糊、暧昧的白色颜料，他们想到的不过是“天上的云，地上的霜，大姑娘的屁股，白菜的梆。”

再说这几天万众瞩目的“圆明园兽首”。清朝的艺术鼎盛辉煌，可是群众根本不感兴趣——为“明”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四僧。摹古学元，望尽天涯路的四王。胸有兰竹千万枝的文人画批发商“扬州画派”——群众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们就喜欢热捧几个不中不西的水龙头。

近日来群众们所反对和质疑的“宋庆龄雕塑”，实际上是一件继往开来，永放光芒的伟大艺术品。各种电媒、纸媒上的反对声与质疑声再大，对于花掉1.2亿创造了这件伟大作品的领导与艺术家来说，不过是“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如果说米开朗基罗的美学关键词是“挖掘”，那么“宋庆龄雕塑”的美学关键词就是“堆砌”。如果说米开朗基罗总是试图唤醒沉睡在大理石中的人的形象，让冰冷的石块充满动态与激情，那么宋庆龄雕塑就是尝试用石块堆砌出母性的形象，在冰冷的石块中塑造一种宁静、温暖与纯净。

如果说康斯坦丁•布朗库西的美学关键词是“少”，那么“宋庆龄雕塑”的美学关键词就是“多”。**如果说康斯坦丁•布朗库西的简化雕塑，尽可能地在雕塑中保留石块的原始状态，那么宋庆龄雕塑就是尽可能地用最多、最大的石块来营造雕塑的线条美与体量感。**

“宋庆龄雕塑”非常高大，但她不是埃及金字塔那种象征皇权的浩大，也不是埃菲尔铁塔那种象征大革命自由精神的高耸，也不是自由女神像那种象征民主与庇护的伟大。她用27米的伟岸身躯，象征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浩瀚的母性与慈悲心。她用1.2亿的造价，建立了我国慈善事业的宏大叙事的纪念碑。



艺术家塑造大尺寸、大规格的作品，自然有其审美上的考量。绝对不是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所说：为了卖得更贵或者吃回扣。马克•罗斯科的色域油画，动辄好几米的规格，他是为了避免绘画成为墙壁的装饰，他要用超大规格的绘画来掩盖墙壁，“征服”墙壁。

“宋庆龄雕塑”也一样，艺术家要用27米高的巨大形象来“征服”周边的环境，压倒性地突出雕塑的母题。只有这么高大的形象，才能让我们在数公里之外就能够瞻仰、眺望，让我们更好地向孙中山战斗过的地•••不•••向孙中山的亲密战友与伴侣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综上所述，任何质疑用这么多材料（高达8层楼）、这么高的造价（1.2亿），其中是否存在猫腻的想法，都是以外行的小人之心度艺术家的君子之腹。

有的同志问，既然宋庆龄雕塑有这么崇高的艺术价值，为什么还没完工就拆除呢？

我说，同志啊。一件艺术品一定要完工才算艺术品吗？那是18世纪之前的旧审美啊！以前的审美观认为一件作品应该有一个完整的主题，一件作品构成一个完美的世界。但是艺术要进步，正是因为艺术家敢于推翻前人的理论。宋庆龄雕塑在即将完工，即将达到完美的一瞬间，把她拆除、毁掉，更好地表达了另一种革命性的艺术观念。

这件艺术品虽然在“具象”上尚未完工，但是作品所引起的群众的质疑声和反对声，构成了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观念艺术的角度来说，她已经“完工”了！

如果说里希特的作品模糊了摄影与绘画的边界，那么，这件“宋庆龄雕塑”也模糊了雕塑与行为艺术之间的边界。你可以把这件作品看成是一件具象雕塑，也可以看成是一次行为艺术——如果不是艺术家和领导谨守低调的本色与默默奉献的精神，其实他们完全可以去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世界上花费最高的行为艺术，1.2亿就像水一样泼出去。艾大胡子的行为艺术《童话》根本不能比肩，当然了，童话也不敢这么写，朗朗乾坤、青天白日之下，1.2亿就这么没了，拆迁费还没算进去••••••

但是，重要的不是钱！1.2亿是小事，艺术史才是大事！我们知道，历史不是由一个单一的力量，向着一个单一的方向推进的。历史总是在几股不同方向的力量互相争斗、纠缠之中，缓步向前，有时甚至要走回头路。就是因为有“宋庆龄雕塑”这种敢于颠覆前人、敢于“虽千万人吾往矣”、敢于在千夫所指中屹立不倒，不，应该是“说倒就倒”的伟大艺术品的存在，历史才能进步。

有的同志还问，这件雕塑花掉的1.2亿款项来自哪里？谁来埋单呢？

不要问那么多为什么。领导在下一盘很大的棋，我们群众要学会观棋不语真君子。领导在导演一场很大的戏，我们群众要扮演沉默是金的好戏子。不要学《皇帝的新衣》里的小孩子去追寻真相——那个故事发生在丹麦。在我们这个小时代，铂金包是必需品，真相是奢侈品。

关于“宋庆龄雕塑”的来龙去脉，不要再追问下去了。我们知道，伟大的艺术家经常被问起：“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总是深沉地回答：“你明白鸟儿的叫声为何如此动听吗？你明白夕阳的辉煌吗？你明白湖水的宁静吗？你不需要明白，你只要知道这些都很美，就足够了。”——导演这场戏，博弈这盘棋的幕后，肯定隐藏着一个你我都看不明白的艺术大师。

[编辑特别推荐]《看见神圣：旅途中的光影》



作者:（不丹）帕武（Pawo Choying Dorji）
译者: 赖梵耘
出版社: 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年: 2013-7

这是不丹青年摄影师Pawo走进圣地的摄影集。译者是赖声川的女儿赖梵耘，同时也是Pawo的妻子。Pawo有幸能常和当今世界佛法最重要的代言人之一宗萨钦哲仁波切一起旅行。在序中宗萨钦哲仁波切写到：如果你渴望神圣、圣地以及圣人，你要知道这地球上没有一寸的地方不被神圣所覆盖。神圣的地点以及神圣的人，是神圣时代的映照，在今天这个时代要捕捉这些“神圣时刻”是颇具挑战性。我们大部分人都欠缺耐性和勇气：没有耐性等待神圣时刻的发生，或没有勇气去面对它。然而，就算渴望翻阅这些捕捉神圣刹那的照片，都具有启迪人心的作用。在观赏Pawo的相片时，怀抱这样的想法，希望这是你走向无量圣地以及圣人的第一步。



[新上榜书]《相性》

作者: 三浦友和
译者: 毛丹青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3-7-20

三浦友和自述与山口百惠相爱、相契、相随三十年。《相性》是日本演员三浦友和于2011年11月19日（他与山口百惠的结婚纪念日）出版的自传。全书围绕“结婚三十年、演员四十年、人生六十年”这个主题，将三浦友和的人生、家庭、事业，以及与妻子山口百惠相知、相契、相随的感情历程娓娓道来。“相性”是“投缘”的意思。三浦友和在书中写道：“我非常幸运，遇到了山口百惠这位与自己非常投缘的女性，并最终成婚。”



[艺术/电影]《影像中的国》

作者: 李玉霞 沈洪/编著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年: 2013-7-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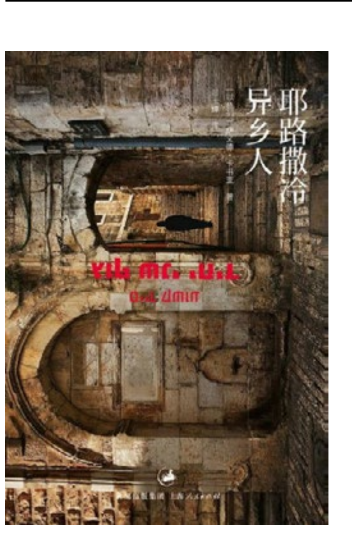
这是一本用影像和文字记录当代中国无数瞬间细节的著作，也是中国纪实摄影经典之作的“列传”。20余位摄影家以口述历史的方式记录了激荡变革的时代和随着历史颠簸起伏的个体命运，见证了这个国家的伤痛和辉煌，体察着世间的人情冷暖。他们亲身体验了中国的变革，解读照片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带你观看未曾体味的历史细节，带你重回历史的现场。



[科普类]《人类尸体的奇异生活》

原作名: Stiff: The Curious Lives of Human Cadavers
作者: 玛丽·罗琦
译者: 王祖哲
出版社: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年: 2013-7

对于一本写尸体的书而言，“嬉笑而滑稽”似乎不可能，但玛丽·罗琦做到了。本书将向你讲述人类死后继续在历史上留下的点点滴滴，他们生前的所作所为都已湮没淡忘，但他们死后的贡献通过书籍诉说着他们的不朽。科学幽默作家罗琦女士用并不悬疑、造作，但却出奇冷静、科学、严谨的话语，讲述了一个个尸体背后的，不为人知的秘密。



[引进版畅销书]《耶路撒冷异乡人》

原作名: Second Person Singular
作者: [以色列]赛义德·卡书亚
译者: 吕玉婵
出版社: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2013-7

住在犹太区、事业有成、家庭美满的阿拉伯律师,某日发现自己的妻子曾经给一个叫尤纳坦的人写过一张纸条,她很有可能有了外遇,律师决定暗中调查。尤纳坦其实是个全身瘫痪的犹太人,并且早就已经死了。这张纸条写于律师与他妻子结婚之前,而他妻子真正爱上的是尤纳坦的护工,一个贫穷的阿拉伯青年,他之所以用尤纳坦的名字,是因为……

Danys专栏

须叔、吃货、麦霸；微博控、豆瓣狂、重口味文艺犯。控制工程类教育科研，书影活动创意企划及主持，计算机培训，图书馆义工——文理世界的精分游客、小宇宙爆发的完美主义者。



《掌心迷路》
作者: [日]石田衣良
出版社: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年: 2013-3

> 任何人的指纹都是独一无二。实际上，掌纹亦是如此。“掌心的迷宫，其复杂程度堪比基因，而且印刻着一个人的历史和未来。

迷失掌心，享受生活之外的吉光片羽
——《掌心迷路》

本书缘于一个概念“掌心小说”。阅毕全书才感到：掌心小说这个名词还真是贴切！

所谓掌心小说（又称掌小说、掌篇小说），就是极短篇小说之意，阅读也可一把握住，形容其短而精。最早源自川端康成以《短篇集》为题发表的一系列掌篇小说，并以此汇编成第一部小说集《感情装饰》。但和早前流传过的日本“一分钟小说”还有所不同，因为篇幅比一分钟阅读的量要大、但又明显少于普通的短篇小说；体裁不限、题材不限，只用几页稿纸的篇幅写一个故事，三、五分钟就可读完。

到底写什么呢？怎么吸引读者呢？还是拿出其中一篇介绍一下吧。

《右腿》：某男收到一个快递，仔细地拆开，里面竟是情人的右腿！奇怪的是，它不止没有腐败，还完美鲜活，具有基本的感知、交流能力。男子虔诚地洗净右腿，和它展开愉快的对话，并进入奇妙的调情、做爱过程。这一次，仅仅是一只右腿，却似乎比两人面对面的亲热更令人缠绵、动情……

故事突兀开始、戛然而止，对背景、结局不做更多介绍；只是当下的点滴感受，已经让读者动容。如果你也是在地铁中读，小心像须叔一样耳朵发烧、忐忑不安。

其它文章也和《右腿》类似，瞬间带入故事，享受一小段奇异时光，然后迅速收尾，绝不拖泥带水。掌心小说的体量决定了每一篇都只是整个故事的一个片段，不重视前因后果，只享受吉光片羽。

为什么要有掌心小说呢？那就要说说作者石田衣良了。

出身文学少年的石田衣良，学生时代以每年看1000本书（平均每天2.7本）的速度疯狂吸收前辈经验。对川端康成极为崇敬，并写道：“我读着川端康成的《掌中小说》，忍不住萌生如此赞叹……太想搞这种掌心小说了！可以放荡不羁地随性创作，让我觉得无比有趣。奇幻小说、私小说、散文随笔……随便哪种文字都足以勾起我的激赏。”在续写《池袋西口公园》系列的繁忙时期，讲谈社的杂志编辑前去约稿，忙于“填坑”爱上电视日程满档的石田没时间再创作大篇幅作品，于是提出创作掌心小说的想法、最后商定每月提供十页稿纸的小说，自行决定内容和结构。就此开始了这个极短篇小说的连载专栏，并在完成后结集出版了《掌心迷路》。

整部作品共24个短篇，24个场景、24个人称、24个断面，从不同角度书写作者眼中的世界。每篇短文前还配有简短自述和写作源起，让读者更多了解创作者的意图，值得玩味。
在这部《掌心迷路》中，石田衣良继承了前辈的传统，将“掌小说”的特殊形式演绎得五彩缤纷。里面的题材很多样，奇幻（《旅行读本》《地精》）、青春、私小说（《失业后的天空》《孤独的世界》《LOST IN 涩谷》）、治愈系、犯罪悬疑、艳情（《女服务员的天赋》《0.03mm》）等等也一个不缺，但**石田的文笔和川端康成完全不同，充满了现代气息，同时也和自己《池袋西口公园》系列的风格有所区别。翻译呈现的结果是文字平实而筋道，有韧劲、耐咀嚼，像一碗高汤乌冬面。篇中多有让人难忘之处，即使很无趣的情节，都能写得不罗嗦、津津有味，有创造性和想象力。**



石田衣良
一九六○年生于东京都，成蹊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在广告制作公司工作，是个活跃的广告文案撰写人。 一九九七年，以《池袋西口公园》获得第三十六届《ALL读物》推理小说新人奖而出道。翌年，收录该篇得奖作品的短篇小说集出版，并被改编拍成电视连续剧，成为一大话题。二○○三年，又以《十四岁》（4TEEN）荣获日本文坛最高荣誉之一的直木赏。 另着有《LAST最后的...》、《不眠的真珠》、《东京娃娃》、《Reverse》、《我和小光在庭园》、《没有爱的房间》（以上暂译，皇冠将陆续出版）等多部作品。

不足的地方是，偶有“在催稿中急就章”的感觉。有些篇不够紧凑有点水，有些篇没写够、匆匆了断，有些篇又有点多余。比如上面提到的《右腿》篇，石田后来又续写了《左手》篇，把故事反过来再讲一遍：这次是女子接到情人左手。本意是补全镜像、构成互文，但因为没有更多提高，变成二次复述，失去新鲜感。这样写连载是没问题，但结集时可以不收进来，能提高整本书的密度和质量。

对于《掌心迷路》还有另一层解读：在极短篇幅内写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犹如在面积很小的掌心画出一幅相对完整的图画。这是非常体现写作实力的。在除了十页完成、完全没有任何限制的条件下创作，石田衣良可说是随心所欲任意驰骋。既从自己身上找素材，又从前辈故事中找灵感，更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写出了一篇篇风格各异、张力十足的作品。而且，还只是在写作长篇作品的间隙，用碎片时间完成的，尤见功力。

正是在无拘无束的情况下，作者体会到自由创作的乐趣，才情迸现、火花四溅。素材和情绪都似信手拈来，自然而成，有种如水如云的流动感。体现出一个写作者最纯粹的创作快乐。难怪出版编辑推荐语说石田衣良是“感性的顽童”，也非常适合这本书。

大家都知道任何人的指纹都是独一无二。实际上，掌纹亦是如此。“掌心的迷宫，其复杂程度堪比基因，而且印刻着一个人的历史和未来。”我们能感觉到石田衣良在巴掌大的迷宫里游玩嬉戏的喜悦，怀着赤子之心，创造掌心童话；令观者也不禁情愿一起，迷失掌心……



柏邦妮

- 柏邦妮，原名张姗姗，80年代生人，山羊座。
- 2003年以来，为各大时尚杂志撰写人物专访、影评和专栏，曾成功访问张曼玉，巩俐，李安，侯孝贤等人物，出版访谈录《不华》、《不实》、《见好》。
- 担任电视剧《浪子燕青》编剧，电视剧《鼓上蚤时迁》第一编剧，电影《黄土谣》第一编剧，08年新版《红楼梦》主力编剧之一，电视剧《比我还爱我》第一编剧。
- 写作长达10年，共计百万字，是炙手可热的新生代女作家和知名网络红人。

代表作品

《像邦妮一样爱你》
《老女孩》
《见好》



精彩书摘

一个肯对世界暴露自己的人，不仅仅是有表达欲，还有，他深深被爱。只有一个确信自己被爱的人，才会这样毫无顾忌地袒露。——《见好》

一个人自以为很牺牲的时候，一定也有人在默默陪着牺牲。——《见好》

如果这个世界给予我们的爱，是千疮百孔的，那我就一针一线地补缀起来，用我的字我的笑我的眼泪。但愿我们最终能和命运和解，不必战胜，只要和解。但愿我们经历追问，发现人生惨淡的真相，还能拥抱着取暖，还仍然拥有爱的能力。——《老女孩》

见好，才能像邦妮一样爱你

记者/秦琴

很多年前，一封名为写给妹妹的信打动了无数女孩，时至今日，每隔几个月，这封信都会被冠以各种名目在人人、微博等社交平台上再读火起来。诸如，李开复写给女孩的信，一个哥哥写给妹妹的信，一个女CEO写给女儿信，以至于李开复不得不站住来说，这封信是咆哮女郎柏邦妮写给妹妹的信。

2010年，民谣歌手佟妍不幸身患白血病，为了帮助佟妍，柏邦妮在微博上提出私房菜计划，每个星期开放自家的餐桌，每个来吃的人为佟妍捐出200元，于是一桌可能甚至连面都没见过的人一起吃饭聊天，然后在她家客厅看一部她精挑细选的电影。

她会在寒冬邀请流浪汉回家寄宿；她会在微博上喊话说刚搬完家有好多纸箱不用了，谁有需要请留言；她经常写文章给人力量，传递美好，温暖，和爱。她是记者，也是编剧，还是作者，但是在所有写作者的身份之外，她最动人的，是能量，就像她的新书，叫《见好》。这是她的第三本访谈录了，因为她的“见好”，她容易找到一条路，这条路可以通往她的受访者—那些看似高高在上的大明星们的心里，也能通往生活最美好的内层。在新书《见好》的序里，韩松落说“她性格热情，有树洞潜质，她冰雪聪明又水晶心肝，足够和他们比肩而立，但后来我想，还是因为她能够见得他们的好，那种在同时代的语境下，被扭曲被忽略的好，他们才肯对她敞开心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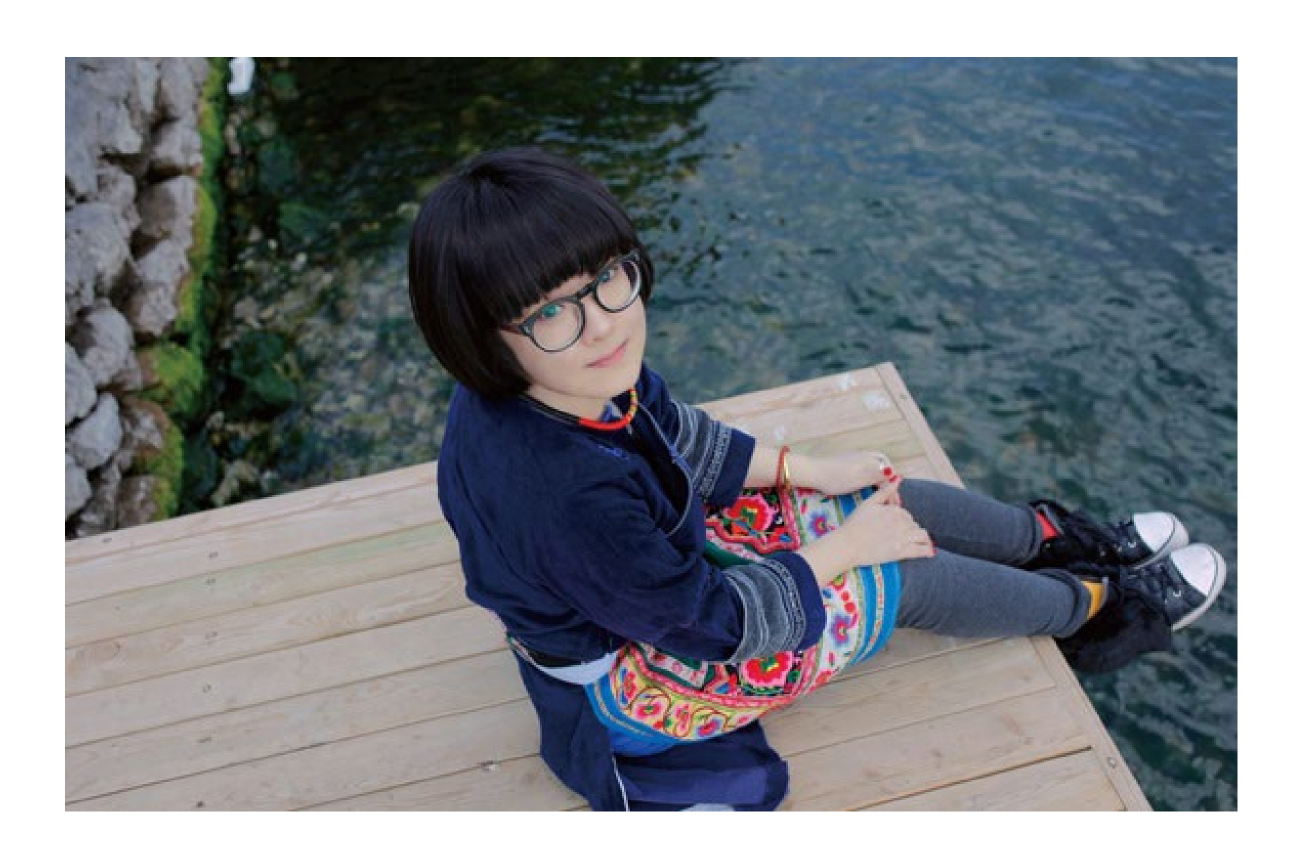
只有见好，才能像邦妮一样爱你。

《文周》：几年前我听过你一场讲座，你说过一句话，类似人物记者就是粉刷匠，给明星涂粉抹光的，现在你还认同这句话吗？

邦妮：我不记得我说过这样的话。不认同。

《文周》：那现在的你觉得人物采访是怎么一回事呢？

邦妮：人物采访是这么一件事，第一，知道大家对他的感受是什么，不仅仅是代表个人的观点去看待这个事，要带着很多问题去看他，但很多问题是大家对他的看法，你怎么从中得到突破是关键。**比如众所周知的，周迅一个比较有灵气的人，那你有两个突破口，通过你的观察，可能她并非那么有灵气，她有另外一些更有能力的事，甚至超越她的灵气。另外一个突破口是，我可能没有办法反向去印证这一点，但可以了解她到底有灵气在什么地方。总之就是你要知道大家对他的观受感受是什么，你要去打破它。**



《文周》：采访是你的副业，这个副业的门是如何打开的呢？
邦妮：是03、04年开始，我为杂志攥稿，大概写了一段时间，都写好莱坞明星啊，麦当娜，弗兰特皮克这样的，然后他们就问我你可不可以写国内的明星，就是采访，当时我觉得做不了，就给我好朋友绿妖打电话询问她这个能做么，她说我很有好奇心，适合做人物访问，然后第一个采访就很成功，盲打误撞吧，大家觉得做得还不错。

《文周》：你第一个采访的人是谁？
邦妮：朴树，他本人很好聊，打开话匣子之后聊得蛮轻松的。

《文周》：你还记得你的第一次采访吗？
邦妮：其实话题很多，采访不是很多散点，一定要有关键，我第一次采访朴树，就追着他问，什么都问，还蛮有意思，之后一周我都在跟别人说，朴树多帅多帅，怎样怎样（笑）

《文周》：你出过三本访谈录，有机会和这么多远离普通大众生活里的人聊天，这能给你带来的收获和改变是什么？
邦妮：你会明白一个人在自己专业领域有很大成就他一定是很有人格魅力的，尤其是做很多明星的访问，以前你以为他们就是长得好加上幸运，接触后你才知道不是这样的，我遇到的大部分明星都极有内涵，他们看的电影读的书都极上档次，让你很吃惊，完全不是你想象中的样子，不是很虚荣很肤浅的人，他们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领域是很精彩和丰富的，人格魅力也是很能感染别人的，另外，他们能走到那么远，必有原因的。
第二个感觉，给我的帮助是很直接的，因为我是做编剧的，遇到一个很大的导演和很大的剧本，不会很惊慌，因为早早接触过更加大牌的导演更加大牌的明星，比如我采访过张曼玉，苏菲玛索，就没那么容易惊慌和失措。**还有我曾经一度以为写剧本和做杂志采访是完全不同的，做采访是在浪费时间，不是我的专业或本职工作，其实后来我发现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就是你采访人和写剧本是一样的，你要走下去做深入的挖掘，我做了很多年才发现他们是异曲同工的，通向心灵深处。**

《文周》：采访有过紧张的时候吗？
邦妮：当然会紧张。**第一次采张曼玉的时候，把我拉到一个非常豪华的酒店，整个团队都特别紧张，编辑就说我们只有十多分、二十分钟的时间，只能问两个问题。你想问什么，我说我想问张曼玉爱看什么电影。编辑惊了，就说，啊，你就问这个，这么宝贵的机会，这么点时间你怎么能就问这个呢。**我还心想，那我能问什么，难道问她爱不爱梁朝伟么，整个场面就是很紧张，但跟她聊起来就还好。

《文周》：但你那篇稿子很长，不可能只问了两个问题呀，最后是怎么协调的呢？
邦妮：其实是这样，每个人都有被采访，讲述的愿望，但是每个人都有防备心，你要先接近他，听他讲，你就跟他好好聊就行了，聊到劲头上他不会打断的。

《文周》：你的采访读起来有一种节奏都控制得很好的感觉，不远不近，你是否有一些自己的技巧和方法，如何找到通往受访者心里的那条路？
邦妮：我都是从电影开始，因为这是我的专业。看他喜欢什么电影，大致了解一个人，能顺着往下聊，这是使他放松警惕的过程，再去寒暄别的有的没的，他才会给你聊跟你分享一些更加内心的东西。他会觉得你不是一个那么无聊，怀着恶意好奇心来靠近他的人。人都很敏感，都能感觉到你是否有善意，比如在这个过程中，他觉得你对他的作品，塑造的形象有很深的了解的话，他会更加喜欢你，也放松自己的警惕。比如你问他你和谁谁谁是不是在谈恋爱，他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肯定要先聊一些别的东西，他的专业，他投入的一个行业。**像我采访的人，基本没有哪个会说我并不喜欢看电影，我发现一般的人都会对电影有话聊，自然就聊开了，对文艺圈儿的人来说，电影应该算万能钥匙吧。**



《文周》：就《见好》这里面的的人物来说，哪一个是你写起来最酣畅淋漓的？
邦妮：很多的，在这本书里很多被采访人都聊得很好，整本书里面，篇幅也能说明问题，篇幅长的就聊得比较透彻，比较能聊到一起的，像姚晨，赵薇，高圆圆，阿雅等等。阿雅是以她的口吻来写的，她讲了很多她的心灵成长，方方面面，娓娓道来，没有什么矫饰的东西，包括不堪的往事，她也讲，很自然的带出来，她讲的很真诚。

《文周》：有你不了解写起来很不顺手的人物么，对一个人，毫无感觉的时候，你会接这个采访的活儿吗？
邦妮：我不了解的人我不会去采访，我不喜欢的人我也不会去接，就是一个合并同类项的问题。**你喜欢一个人肯定是有原因的，有一个层面上你们是相通的，所以他喜欢你的可能性也比较大，所以我不喜欢的人我就不会去采访。**

《文周》：和写剧本相比，采访在物质上的获得会少得多，在体力

上的付出也不输写剧本吧，相对来说，写剧本是不是更轻松？为什么还会一直做采访？
邦妮：渐渐的不会太做了，倒不是体力的原因，主要是收入差距太大了。再做的话更多的是兴趣，是对一个人的好奇。像采访李娜，我们都忽略了一点，巅峰的身体需要巅峰的灵魂来对接的，她的坚韧和智慧都是超出我原来的想法的，她说她看某些书的时候我也会很吃惊。

《文周》：就写作的乐趣而言，电影，电视，话剧，舞台剧，小说，散文，采访，哪个能让你感觉最爽？
邦妮：写小说，这个最自由，没有人来参与你，但小说写得很少，一直在准备，但是一直都没准备好吧。做访问跟受众有关；剧本压力则更大，来自投资方，条条框框什么的；舞台剧要自由很多，要舒服好玩儿多了。

《文周》：话剧《北京我爱你》里由你写的段落挺有意思，当时是怎么想的？
邦妮：当时跟投资方见面的时候聊这个项目，大家都聊得很沉重，堕胎啊，对社会的不满啊，没有人去想一个很开心的戏，我就说想写一个男流氓和一个女流氓在地铁里七搞八搞的，然后投资方说可以啊，之后就确定要写了，想怎样表达这个问题。就是人人都会遇到的激情变成日常，女人就一直要把激情放在最危险的地方，男人想发展成正常生活的正常关系。这个戏才二十多分钟，当时写得很开心，很高兴的就写完了，在剧场里演出的时候反响也很大，很多人看着看着就愤然离场了，也有很多人看得热泪盈眶。

《文周》：到目前为止，你写过的最让你骄傲的作品是什么？
邦妮：我写过一个剧本叫《腐败的葡萄》，我自己蛮喜欢的，是我上研究生时写的，研究生毕业时，最大的课就是剧本写作，当时就是写的这个，是短篇小说改的。出乎我的意料，很多人都喜欢，那时候老师也很喜欢，给我打了最高分，我很吃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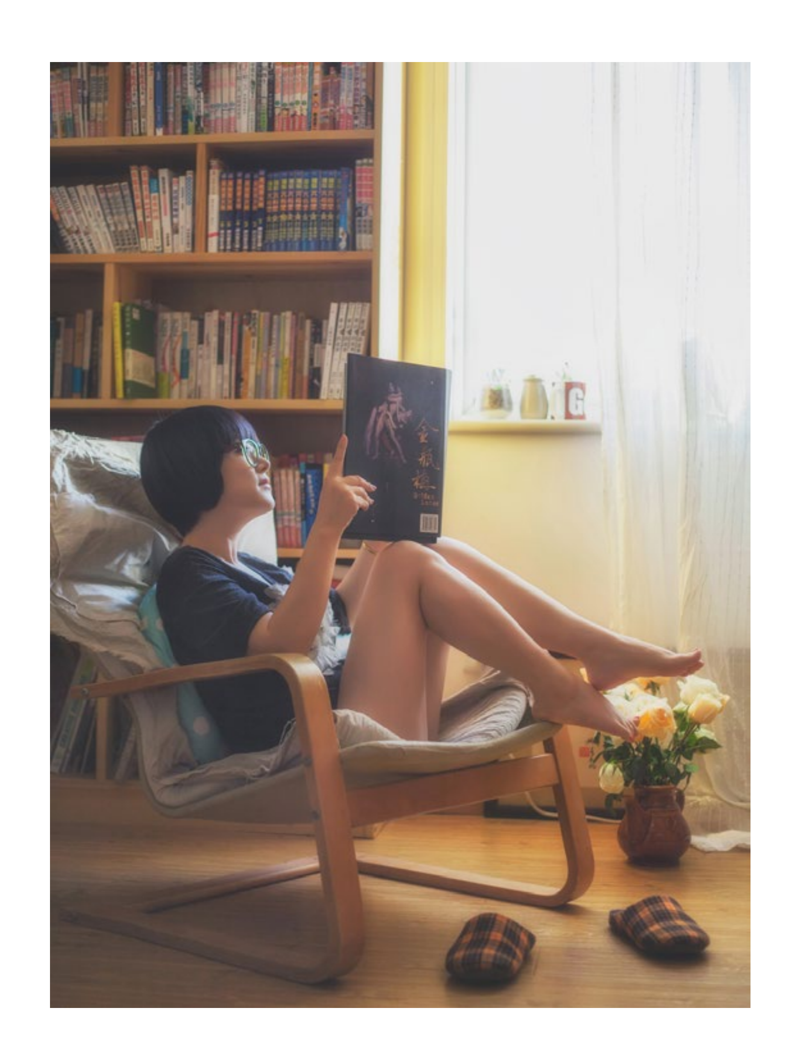
《文周》：写作带给你最痛苦的事是什么？尤其是做编剧，会有很多来自多方的束缚？
邦妮：最大的痛苦在于很多时候你和别人的想法不一样，大家诉求不一样的时候，压力就很大，就在坚持中妥协，妥协中坚持吧，就是来回拉锯，完全不妥协是不可能的。以前我就会发脾气直接爆出来，现在就好很多了，第十稿你改过去，第十一稿我改回来，第十二稿你改回去，第十三稿我再改回来，就是温柔的坚持，很多时候别人看顺眼或许就忘了。

《文周》：写作或者说是电影这个领域，有没有一个人是你的标杆?
邦妮：我觉得很难有这样一个标杆，但有时候看到一个东西，会觉得我要是能写出这样的东西该多棒啊。我看过一个小说，一个白人女孩发愿要为黑人写传记，后来她得到好多黑人的帮助去写这个东西，这小说英文叫Help,翻译为《相助》。我在帮你的时候你也在帮我，他的角度令我很震撼，很喜欢，里面有一种很大的人性，很广大的东西。**看《窃听风暴》也很感动，觉得这样才是好剧本吧。标准很难说，每个人的写作都是独特的，但有些人构建的世界就是完整的，独特的。**

《文周》：独特我容易理解，但什么是你说的完整呢？
邦妮：**你经常会看到一个作品，他写完了，就像一个盈盈的水滴，非常完整，再多一点也不可以，少一点也不可以，跟它的长短并没有关系，而是从它的外界来看很坚固。**有很多人的短篇小说都有这种感觉，简洁，完整，坚韧，独特。有智慧才能做到这些。

《文周》：同时代的作家里你觉得谁是有这种智慧的？
邦妮：我觉得绿妖写得非常好，她的短篇小说来自于自己的生命体验，非常独特，但又会觉得她讲的是一个人类非常广大的问题。她有一篇小说《少女哪吒》，讲一个女孩像哪吒一样剔骨还父，剔肉还母，在成年之后要跟父母划清关系，要往前走，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但她写得又很暧昧的带着自己的生命体验。韩松落也是非常棒的，《见好》的序是他写的，所以他的序超过了里面我的任何一篇文章（笑）。

《文周》：网上疯转的《写给妹妹的一封信》应该是你早期写的东西了，那个时期的你应该也不如现在这样对生活有掌控和这么自如，你是否是一个无论自己多痛苦，都会燃烧自己去点亮别人的人？
邦妮：我觉得以前有，但现在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狂妄的想法，是意念被绑架了，一个不幸福的人去传达幸福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处在很大的不相信中，去说我相信也是不可能的。一个要在黑暗中让别人看到光的人，除非点亮自己。



《文周》：如果你身处黑暗中，什么是能打捞起来你的光呢？
邦妮：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把你打捞起来，要自己走出去。你做了个选择，对于这个选择的代价是你自己要承担的，就算有人给你投一束光，要靠那束光把你捧起来是非常困难的，你自己还要有往外走的意念，不管做什么选择都有要为那个选择买单的意愿。

海豚阿德书店（大理）

开业时间：2012年9月3日
地址：云南大理古城人民路297号（人民路与广武路交叉口旁）
新浪微博：@海豚阿德书店
营业时间：AM10:30～PM9:00（周一休息）

《文艺生活周刊》×阿德（海豚阿德书店店主）

《文周》：讲讲书店名称的来历吧。
阿德：店名来自陈升的同名歌曲《海豚阿德》。我和老婆小白都是陈升的骨灰级歌迷，给书店取名字时，不约而同想到这首歌。听过这首歌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想传达的意思。



书店经营的主要书籍类型：
文学、人文与社科、生活、艺术与设计、云南文化。以后将加大旅行和艺术类书籍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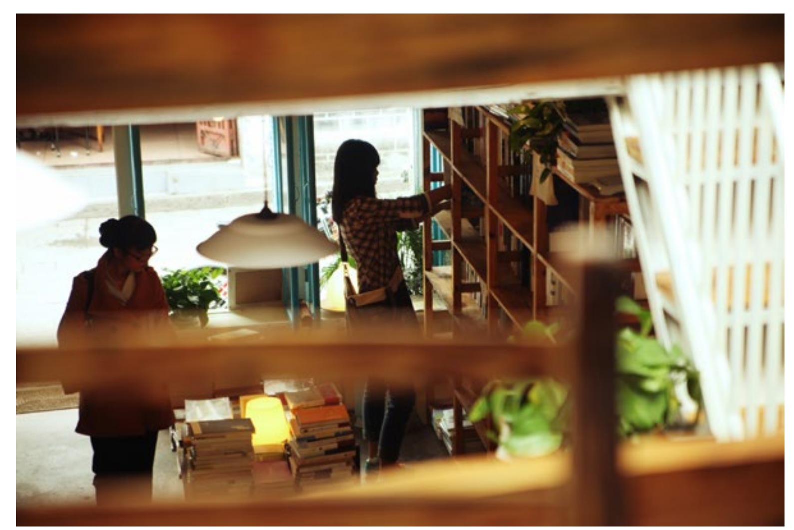
书店特色活动：海豚读书会

《文周》：讲讲书你们自己的故事吧。开书店的过程遇到什么困难吗？
阿德：当“找个地方过日子”和“找个地方开书店”的决定重叠在一起时，我们想到了大理。除了众所周知的美景和几乎完美的气候，大理还是中国最嬉皮的城市之一，换句话说，大理容得下以各种各样方式生活的人。这种包容和多元化是吸引我们的因素之一。
坦白说，开书店的过程中没遇到什么印象深刻的困难。实际上，从书店筹备到如今开业快一年，得到很多朋友的支持。比如开业初期世界各地朋友寄过来的书（如今放在二楼供大家阅读），做读书沙龙时朋友们热情无私的帮助。









《文周》：店中最宝贵的藏书是什么？

阿德：店里最宝贵的藏书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小王子》，可能是最早的中文译本。

还有是一套17世纪末的法文古卷：《Voyage dans l'intérieur de la Chine et en Tartarie》（中文译名“英使觐见乾隆记”）。

《文周》：书店选书有什么渠道和标准？

阿德：开书店前从事媒体行业十多年，选书完全是我个人喜好加职业本能。

渠道主要是各大纸媒的阅读版（东方早报的“上海书评”；南方都市报的“阅读周刊”；晶报的“深港书评”），以及豆瓣的读书频道。

《文周》：推荐一、两个您喜欢的其他书店？

阿德：杂字独立出版物店；昆明麦田书店；厦门不在书店；香港神州书店；南京唯楚书店（后两家是旧书店）。

《文周》：书店开业以来，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顾客？

阿德：“啊！这本书我找了好多年了！”某天一位客人从书架里抽出本马悦然三联版《另一种乡愁》，激动得大叫。客人买了书用手绢包了三层，小心翼翼放进背包笑眯眯地走了。

《文周》：目前书店的经营状况如何？

阿德：经营状况不错，最大的问题是书越来越多，书架不够用。

《文周》：您或者在书店里的员工都是如何解读“文艺”两个字的?

阿德：书店没有员工。“文艺”就是文学和艺术。

《文周》：可否对那些拥有“书店”梦的人说一两句？

阿德：别想太多，有机会就开一家，没机会就继续做梦。

编者手记：

不管身在何方，如果我们在听着的是同一首歌，你的所想所思，或许我也可以知道。虽然我身处正在被雨神宠幸的城市，陈升那颤悠悠的声音还是可以穿透雾霾，到达那一端，有着天蓝色百叶窗的小木楼。然后听到有人对我说，穿过书架，天气好的时候，会有一束阳光透过玻璃屋顶打在你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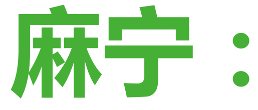
在土耳其





在普罗旺斯

麻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台主持人，专栏作家。1985年4月生于河南省鹤壁市。2003年获得“中华杯”第五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同年考入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2007保送为北京大学人文学院传播学研究生。出版作品：《教室朝南 没有风筝》、《年华恍然》，并在各大媒体开设专栏。



麻宁：我是最靠谱的文艺女青年

编辑 / 秦琴　记者 / 张丛

跟麻宁约定见面时，她十一天的连续工作刚进行到第六天，她在微博上总结了那几天所做的工作：除了每天几个整点的新闻直播，还写了两个专栏、做了一个采访、接受了两个采访、参加了两个会。但见到她时，依然神采奕奕，目光清澈灵动，语气真诚，看不出一点疲惫和倦容，她把这归功于自己会合理高效的安排和利用时间。在电台做主持人，有好几个自己的专栏，经常被电视台请去做节目嘉宾，在微博上有一大批粉丝的麻宁，看上去多少带着点俗话说的“邻家小妹妹”的样子。

“文艺女主播，要用人文视角做新闻”

2003年，念高中三年级的麻宁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拿到了当届的一等奖。“新概念”为她开启了一扇门，引领她进入了写作的领域。这次人生中的转机，让麻宁的道路开始顺风顺水，一路从中国传媒大学到北京大学再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这个过程，塑造了她成为了一个有新闻理想的新闻人。

同为电台主持人的罗兵说，全台最适合主持自己《演艺群英会》节目的人就是麻宁，因为她是全台“最文艺的女主播”。但文艺女青年麻宁当初进电台时，却并没有依兴趣导向选择一个“文艺”的节目，而是进入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台，并且一头扎下去做了台里的热线记者。

麻宁说她的理想是用很人文的视角去做新闻，这才是她心中的与她文艺的气质相符的内容。记者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事业，它会让你体验不同的人生，全面的审视社会，感知人情冷暖，**“我永远可以说我在做新闻，我的新闻是有人文关怀的。”**两年的记者生涯，激发了看似柔弱的麻宁巨大的潜力，那种持久坚韧的力量推动她往前走，“热线每天面对的情况都不一样。你可能今天在南三环，明天在东四环，今天在山沟里，明天又在小区里处理纠纷，很辛苦。但是我觉得那两年对人的锻炼也很多，包括我工作中接到锦旗，那时候就觉得挺有职业成就感的。”

有人文，有艺术

从来不忌讳被人称为“文艺女青年”的麻宁，外表清瘦，面容清秀，可以用“笑容明媚、眼神清澈、灿烂盛开的白色山茶花”来形容，举手投足间透出一股子古典美。**她的工作和生活丰富而热烈，她热爱一切跟文艺相关的事物，在北大时是MovieKids电影协会成员，在彼岸话剧社的建社大戏《暗恋桃花源》中出演云之凡，积极参与国际电影节、热爱小剧场话剧、常常逛博物馆看画展，唱民谣听音乐会……“去年一看过的话剧多达一百多场”**。同时她也不甘于活在自己的小世界，常常关注社会热点，也会编笑话段子，对欣赏的事物毫不掩饰的赞扬，对于自己不擅长的事情也会用自嘲来开解。即使在她自己看来状态最差的一年，也能以积极乐观的心态总结出《谁会介意，得到更好》，给无数人带来正能量。而在工作方面，麻宁做事也是极为认真和守时的，若是直播，她一定是最早到直播间的那一个，她笑称自己是史上最靠谱的文艺女青年。

每个清晨都会在家里自己煮咖啡



现如今，大众意识里的文艺青年，因许多“伪文艺青年”的不靠谱而受连累遭病垢。他们大多“穷酸、感性、吟诗作赋、浪迹天涯……”。麻宁认为这是一种误读，**“其实文艺青年应该是这样的一类人：以一定情怀、一定诗意的感觉去享受自己的生活以及工作，去参与社会事务。在你的私人空间里可以保有一些文艺的爱好和生活方式，包括你的穿戴。有人文、有艺术，这样就是文艺。”**

麻宁有一句话是：“专业用来吃饭，爱好用来生活”。当年去法国参加阿维尼翁戏剧节，可以有两种身份：媒体记者和普通观众（营地志愿者）。虽然前者很可能报销机票等费用，但她果断选了后者。“因为作为记者要每天接受组委会的要求安排日程，那我就不能以我的这种戏剧爱好者的视角全面地参与和感知。”今年的乌镇戏剧节，她也作了同样的选择，自己花钱买票参与。

论文艺青年如何培养女王气场

她教文艺女青年布置成文艺范儿的房子：

“透露一点小的心得，奈良美智的原作其实并不会太贵，可以收一幅放客厅，还有升值空间呢。还有就是各种旅行带回来的纪念物件，我在家里的壁炉上搞了一个“打包全世界”的计划，上面摆满了在世界各地旅行精挑细选回的纪念品。于是这个小角落成为所有来我家的访客的最大看点。还有一样天然的装饰品就是书——你一定藏有数量巨大的书，而且都足够有格调！太好了！这可是分文不花又能永久保存的最好的装饰品！”

她给大家普及文艺女青年的约会地点：

“如果你跟我一样身在北京，在博物馆约会的好处简直不胜枚举：第一，博物馆、美术馆之类资源丰富，从国博到首博再到798、草场地、今日美术馆，甚至一些稀奇古怪的诸如‘中国铁路博物馆’、‘汽车博物馆’之类的场所……平均每周去一个，全部逛下来至少要大半年，不好好利用这些资源实在是可惜了！”

她对社会名流的动向发表自己的观点，细数自己接触过的明星身上有哪些可取之处：

“这电光石火的一刹那，她已使现场不下50个人感受到了她的温暖和友善。这还不包括镜头传递出去以后的电视观众和网友们。其实面对公众面对镜头举止优雅扮演友善，是许多明星擅长的事，但在我接触过的众多明星里，没有一个人能像她这样，让你感觉那不是’扮演’的，是真的针对你这个特定目标自然生发的。”

她最新一期引起广泛好评的访谈节目，是采访《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的作者，她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带着很深的感情做这一期节目，那里面注入了很多她对当下爱情、对永恒、对老年人一代人的理解。

《文周》：你听说过最近有个热议话题是：论文艺青年如何培养女王气场，女王气场是一种想要就能做得到，并且hold住全场的气质。你对此怎么看？

麻宁：我听说了，但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要刻意追求和经营。我觉得如果文艺女青年故意拧巴着追求，去培养女王气场，是一个自己很别扭，别人看起来也很难受的事。

《文周》：如果有人说，我也很羡慕文艺女青年，我也想成为这种气质的人，你觉得这个是天生的，或者是受家庭影响的，还是我后天可以培养的？

麻宁：我觉得这种东西应该还是后天比较多。可能有很多人有这种文艺情怀，但是可能会被扼杀在摇篮



在荷兰马林故居



在乌镇戏剧节

里，因为他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有一些人的文艺气质是可以培养出来的，比如说一个男士，他本来是个IT男，他交了一个很文艺的女朋友，天天跟着看画展，然后发现这事儿还不错，慢慢也转型为这样。

《文周》：你这么瘦，会给人感觉很弱不禁风，你的性格是什么样的？
麻宁：我觉得我是一个温和和锐气兼具的人，所谓的锐气是一些明确的观点，以及在一些事儿上持有比较独立的姿态；而温和是可能对很多事情比较宽容或者对一些事不太在乎。

《文周》：除了工作，还要写专栏，还有那么多兴趣爱好，你都可以处理得很好，你是怎么做到的？
麻宁：我是一个还挺会严格调配时间的人，对自己的管理和约束性很好。以前做热线记者的时候，我采访完回来在地铁上就开始听素材，一边听一边记下来。比如有用的素材在第3分05秒到第7分28秒，我就根据这个素材已经把稿子在地铁里想好了，回去以后只需要很体力劳动性地把这一点剪出来，就完全不用再花其它时间了。用很快的时间把这些事情做完，省下来的时间就去享受我自己所谓的文艺时光。

《文周》：微博上看到的你都嘻嘻哈哈的，在分享积极向上美好的东西，生活中你有没有担心过什么？
麻宁：完全没有。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普通女性如何成为"女王"吧。所谓的女王气场，有的时候不在于你穿一件耸肩的外套之类的，可能就在于你内心是否强大。一个人的才华、你的基本条件放在那里，所有的东西就只会等着你，机会就会像牛顿的苹果一样砸到你的头上来。你根本无须费劲心机的争取。你怎么会明珠暗投呢？一定会有一天发光，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且我觉得我是完全等得起的那个人。

这是我的生活方式

《文周》：你今年看过的话剧哪一部给你印象最深？
麻宁：是我在乌镇戏剧节看的《鲸鱼骨骸内》，其实那场戏坦白讲，我没有特别看懂。我跟一些媒体同行交流，她们也说你不用自卑，没有多少人能真正看懂。

《文周》：这是一个什么样戏？
麻宁：是一个用英语演的，但是有很多的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法语。它的唱词有很多古英语，就好像让外国人来听京剧，就算你懂英文，里面也有很多古代的文言文，所以其实是听不太明白的。但是那个戏的形式感很强，留给人很深的印象。所有人进到一个很小的剧场，坐在长桌上，就像是一字排开那种吃西餐的桌子，有面包、红酒。然后那个导演就过来，一个人一个人给你倒红酒，然后所有人就在你前面演，演完之后他再来跟你碰杯、鞠躬、握手致谢。这个戏里面有很多宗教的典故，很多来自于圣经，结合了很多隐喻等等，印象很深刻。演员的那种表演方式，比如他肢体的呈现力还有张力都很好，但你如果让我说是什么情节，包括我后来又搜了很多剧评，都没有人能够把这事说得特别明白。



在土耳其托普卡帕宫采访

《文周》：乌镇戏剧节今年是第一届，你感觉怎么样？
麻宁：我对这个戏剧节评价非常高，它超过我的想象。开始我一向觉得政府组织做一件事情，尤其是第一届都会很混乱无序，可能是花了很多钱，但效果会一片狼藉。但是乌镇给我的惊讶之处是它特别地有组织有纪律，好像经验丰富办了很多年一样，而且它的商业味儿一点都不浓。很像是在外国的景点，当你需要一个东西的便利性的时候，他的商业性就显现了，比如说这些东西统一标价，服务设施很便利，你感觉他商业运作很成熟。可是当你想看戏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些商业味突然都隐匿了。他的文艺气息，包括剧场的专业性、论坛的高端性，又体现得非常好。两岸三地来参加的人特别多，你可以偶遇林青霞，你可以和黄磊一起坐着吃碗羊肉面，你可能在似水年画酒吧和孟京辉喝一杯，随便在露天剧场看见赖声川，这种事情都很多。

麻宁说她**"只要醒着的状态就无法停止思考"**，她热衷于每日新知多一点，她始终保持着对一切都好奇的好奇心和说走就走的行动力。她在文章里写道：**"生活的一切皆是如此，时时有变数，处处是机会。若你悲观怯懦，会觉得动荡不安；若你内心强大，会觉得无限可能。"**

这是麻宁，一个有独立姿态和气质的女主播，一个靠谱的文艺女青年。

Sainkho Namtchylak （珊蔻•娜赤娅克）

图瓦国宝级歌者，先锋派唱作女伶Sainkho Namtchylak在世界音乐圈久负盛名。图瓦人的音乐最有特色的就是能够同时发出高音和低音两个声部的喉音唱法。自80年代开始，Sainkho以图瓦传统的泛音唱法和十多张多元化的世界音乐专辑被广大乐迷熟悉和追捧，其代表作更被大众长期传唱，经久不衰。凭借其七个八度的宽广音域、出神入化的演唱技巧，最重要是勇于吸纳各种音乐艺术的实验精神，将历史悠长的双声唱法与西方前卫乐潮作出最大胆成功的融合。
去年，Sainkho与香港声音艺术家李劲松（Dickson Dee）在麻雀瓦舍举办“染骨”音乐会，同台的艺术家有门巴族歌者央吉玛、鬼才大提琴李带菓、新艺术舞蹈家赵梁、蒙古族打击乐手宝音。
今年，李劲松、赵牧阳、王磊、宋昭、李铁桥、胡格吉乐图、赵梁、者来女等当代艺术家同台与Sainkho Namtchylak进行一场“洗髓”即兴音乐会。

“愿你们心怀整个宇宙”

——Sainkho Namtchylak 2013北京现场回顾



「洗髓」音乐会上的Sainkho Namtchylak（摄影：郭周篱）

编辑、文 / 骨朵　音乐现场摄影 / 郭周篱、王岩　展览摄影 / Afra



摄影：郭周篱

李铁桥（摄影：郭周篱）

【音乐现场】无限——「洗髓」音乐会

2013年6月29日｜麻雀瓦舍

大概所有人都是为着这个叫Sainkho的女人而来——她依旧留着比寸头还短的头发，套着一件白色流苏短袖装配短裤，一身略显嬉皮的打扮让她看起来充满活力而神采奕奕。

一同在舞台上出现的还有难得一见的西北鼓王赵牧阳，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担任了音乐会的开场嘉宾，数次放话"再也不在舞台上唱歌"的他还是唱起了熟悉的苍茫歌谣。另外，Sainkho的老搭档李劲松、久未在livehouse里露面的贝斯手王磊、萨克斯"疯"李铁桥、被飞机延误下午刚抵京的大提琴家宋昭、十万火急被邀请来救场的"胡格吉乐图"，以及被女歌者、此次音乐会的主要策划人者来女拉来现场的好评如潮的舞剧《警幻绝》的导演赵梁——从未有过的阵容，如此文武双全的当代艺术家的庞大聚会，都是为了这个叫Sainkho的图瓦歌者。

麻雀瓦舍在今晚显得格外拥挤和闷热，台上台下挥汗如雨，在灯光层层叠叠的变幻之中所有人都面临一场从未有过的视听挑战。即兴考验的不仅仅是耳朵，更考验着脑力甚至是艺术家的品性——自由的舞台上，人人沉浸在自我表达之中，这个时候是很难谈及谦让的。但对于如此庞杂的当代艺术家舞台，每个人似乎都不得不多花一点时间去领会彼此的音乐性格和招式，Sainkho的声音也曾一度被淹没在繁重的器乐合奏中，当然这不会阻碍她嗓音和身姿的共同雀跃。她极富刺激性的声线妥帖地驻扎在一个瘦小却怀着慈悲大爱的身躯之中，突破了道道时空，突破了live house的屋顶，跟星宇之光亲切问候。

我生来就是要死亡的，请给我自由！
或许我已经频临死亡，但我仍将为你歌唱
无父无母孤独的我，蹒跚行走与人间，有一天，我将倒下死亡

我的身体就像树，哪儿是我埋葬之处？
我的歌声就像鹿鸣，何时会破裂消失？
我是个赤裸的灵魂，是的，就像个天真的孩子，穿越人间
不要怪我，果子成熟了，就会落地
就像太阳与月亮，我是个赤裸的灵魂

——Sainkho

赵梁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只给了一束从天而降的光。他穿着一身黑，十指戴着细长的指套，在光束中款款起舞。在大鼓的起落中，舞者优雅地依次用嘴卸下每个指套，像是褪去了光环般，在一声弦音急转中他猛然披散下盘起的长发，无数金砂从那道光束中簌簌落下，像是天启般——所有的束缚在刹那间消失，舞者伸展开四肢迎接四下飞舞的金砂。清透的女声像是从山那边响起，金砂和歌如同神祇，而所有人几乎是同时欢呼雀跃如同被宠幸。舞者的动作更加伸展，

赵梁（摄影：郭周篱）



“洗髓”策划团队、歌迷与Sainkho一起跳舞。（摄影：王岩）

他开始绕开光束旋转，甩着长发，像是祭祀时表达对天的祈求和感激。

短暂的即兴舞蹈结束，灯光全部打亮，掌声已经如同喷薄的火山灰塞满了所有的耳朵。所有台前幕后的艺术家们在台上握手、拥抱和亲吻。主要策划人者来女在台上一度喜极而泣，她不断地唤Sainkho为“女神”，曾多次感慨“不知道此生能有几次这样别致的因缘能用这样宠爱她的方式请她来”。再悉数感恩和致谢之后，者来女说：“我也只能以我的方式表达难言的感激”，说罢便再度展开嘹亮的歌喉，大提琴随即跟上，鼓点次第响起……就这样，**舞台再度沸腾，策划团队的加娜姑娘甩起了大脏辫，山人乐队的小不点走上舞台邀请Sainkho一起跳舞。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个盛会之中，舞台好像变成了无边的草原。而所有人都载歌载舞，仿佛今夜并不为Sainkho的远道而来，也并不为难得的一场音乐会，而如同任何一个草原的夜幕低垂下，人们理应这么相亲相爱，理应为生命庆祝，为这宇宙大地赞美。**

眼前的一切渐渐变得模糊，仿佛舞台上下的欢呼、尖叫和久久不息的掌声也是斑斓的光，它们山呼海啸而耀眼夺目。然而Sainkho的声音却是清晰而深沉的，她一字一句认真用英文说道：**“无论你们正经历着什么，愿你们心里永远拥有整个宇宙。”**

随后，为表示感恩，她握着麦唱起了所有人都熟稔于心的Old Melodies，是清唱。比唱片里的更慢，像是一汪刚刚抵达无边草原的水——它曾绕过蜿蜒山岗，贴着陡峻崖壁疾驰而下；它深入大地下的每个根脉，无理由地亲近所有的生命……而如今它终于来到一处静谧温柔的平原，眼前即是晚霞云烟共生处。她的声音完全没有任何依托地穿过我们的耳朵，我们不懂图瓦古老歌谣的每个字句，却能在她专注的表情和飘逸清远的嗓音里听到无限。随后，大提琴轻巧地拨弦和小胡的马头琴响起，Sainkho的声音在高音和呼麦间变换游走，**我不再从人群的夹缝里执着地望向舞台上的Sainkho，而是轻轻颔首，不自觉双手合十地祈祷。仿佛她的声音就是虔诚仪式里最后一道钟鸣——即便如此，我依旧觉得所有意象在那时那刻于她都是多余，她的声音里没有历史，没有秘密，只有寰宇和无边感动。**而一种无言的恩典如同天降，它光临在我们耳边，既珍贵又如同尘埃一样渺小清白。



王浩和Sainkho的作品，在雨中的艺术馆显得更有禅意。（摄影：Afra）

【展览现场】无邪——「无名状」当代艺术展
2013年6月30日~7月19日丨北京当代艺术馆（宋庄）

王浩
原名王俊豪，多年来涉步视觉艺术多科门类，尤重纸本汉字，水墨探索。一直以艺术为一种修行方式，通过艺术的追探，完成一次次的自我对话。

去看展览时，雨已经下了一天一夜。宋庄坑坑洼洼的路被更深的绿色包围着，寻找当代艺术馆的路就曲折起来。收起雨伞，听见漏进屋内来的雨正滴答地掉进桶里，这样舒缓有致的伴奏声恰和王浩以及Sainkho的作品气质丝丝入扣，更平添了一种宁静的禅意。

为避免主观引导，特意先抛开了Sainkho的作品直奔王浩的画去了。初见王浩的画就轻易被吸引。抱着对传统水墨画的一份惯性的想象，虽然也通过水墨表达，却已经跳脱出写意范畴。“恬淡”、“行云流水”这样套用在国画上的字眼也的确不够形容画作里那个世界的淡定和情怀。尤其是他的山水系列，由近及远似乎不是同一作品，每个角度都能带来一种别致的视觉成像。山川在他的笔下既有活灵活现的天真，但又不失一种写实的准确。笔触的痕迹也颇让人琢磨，那些繁密的线条和大片清浊色块究竟如何相溶，在作画时的顺序又是如何考量？几乎是在看画的同时，我突然领悟了小时候听了无数遍“胸有成竹”故事的题中之意。王浩应该有一颗足够平和的心和一支自信的笔，才能连山水的魂魄都能捕获。

关于Food Art：
我首次看到Sainkho的Food Art作品是在四年前一起巡演的路上，她告诉我如果能帮她在国内办Food Art展览和Food Art概念的声音演出，可以做为音乐以外另一合作的方向。Sainkho除了是乐手、歌手外，也很喜欢画画，但她并不会用水墨、油彩之类的材料，她的理念是：“可以吃进人体的任何食物都可以入画”，因为能吃的都能转换成能量，这能量能支持她持续创作。我们旁观者可以视这些画为她在艺术生涯的一种升华，但这些画对Sainkho本人就只是给自已生活添姿增色。
——李劲松

当食物被当做药物的时候，就像是萨满的巫医能够用食物带来的味觉治愈你的身体和灵魂。如果食物被用艺术的方式来呈现出来，让人们观赏和想象的时候，它给身体和灵魂带来的快乐是双倍的，从而让人们感受生活和生命的所有味道。
——Sainkho

再看Sainkho的作品，几乎是笑着看完的——普洱茶、绿茶、咖啡、巧克力、红酒成为了她的颜料，处处透着生命可爱的味道。比如她的“睡佛”，即便身处母体内也是一副五心相对的模样，几乎都是闭着眼的微笑状，仿佛光头版的蒙娜丽莎（而那“母体”远看就像一颗颗大洋葱）。她的长宽幅作品几乎都是用茶完成，但依旧看得出层次和设计，如莲如云，飘渺像是被打开的一首首诗。**你甚至可以想象Sainkho作画时的样子，带点儿孩子们嬉戏时那种无畏而得意的笑，时而摇头晃脑时而安静沉着。**和Sainkho合作多年的电子音乐人李劲松说：“她（Sainkho）从没有视自己为画家，她说音乐才是她的专业，Food Art是她的兴趣，她乐在其中。”她似乎只是在做一个轻巧的分享，希望能在音乐之外，将自己的快乐用不同的方式带给爱她的人。

环顾一圈，偌大的艺术馆里，两位艺术家的作品充满一种淡泊的祥和，他们的作品虽然使用的材料、表达的题材各异，但却拥有一种共通的情感，那大概是专注生活和敬畏生命带来的心境。





左上图 王浩作品。（摄影：Afra）
左下图 近观Sainkho的作品（摄影：Afra）



《文周》×者来女

（大忘杠乐队现任女歌者，此次“洗髓”音乐会主要策划者和“无名状”当代艺术展策展人）

《文周》：同样是去年六月的麻雀瓦舍，Sainkho也被邀请来北京演出，今年又再次邀请她，她似乎对你意义非凡，能说说具体原因么？

者来女：去年由于演出前后我一直在忙现场里里外外的事，没能以观众的身份享受音乐会的过程，觉得很遗憾。所以今年想再次认真感受。在我迷途无果的时候，经好朋友推荐听到她，在Sainkho的音乐里我获取了力量并坚定了一个新的方向，也因为做她的演出而收获了很多新的能量。这场音乐会有百分之八十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发生关系，其余的才是事情本身，这也恰恰是令我最激动的部分。所有参与的音乐家和策划团队、现场执行的每个人都令我感动。

大多数人都太注重凡事的开头和结果，而忽略了这个未知和不断变化的过程。**其实只有享受过程享受未知可能性的质变，才是真正的当代艺术精神！**

《文周》：这次的演出从策划到呈现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其间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者来女：去年从确定策划到正式演出是三十天，今年也是三十天左右，相比多策了一个当代艺术展。相对而言，**最大的困难应该是找合适的场地——画廊的档期协调较难，而且几乎没有画廊愿意接纳有音乐现场的多元展览。**光找画廊合作我就跑了约有二十家不止。

《文周》：参与到“洗髓”演出现场的艺术家非常多元，是如何选择的呢？

者来女：去年阵容的敲定是考虑以她为主；今年是想推荐给她中国的当代艺术，原定的艺术家里也有部分因为档期没能前来的，临近一周才基本定下来当晚参演的艺术家，更是缘分使然了。事实上无论请谁或者不请，她的部分是犹然独立的。

《文周》：有不少观众提及，此次音乐会现场台上的艺术家太多，颇有“较劲”之势，加之现场音响等诸多原因，尤其是上半场给人感觉状态平平，你感觉这是即兴现场自然的问题么？

者来女：其实不论音乐家多少，**他们之间的即兴部分是没有排练的，此时相互之间的倾听和礼让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对所有人都是一次有意思的经历，所有的过程也都是真实的。大家都愿意来玩音乐，这个发心更重要。一场音乐会怎么可能没有起伏！**

《文周》：为什么选择跟王浩一起做Sainkho的展览？

者来女：王浩擅长水墨的中国当代表达，Sainkho用独有的食材创作写实，原本就是“无形”所以“无名”。Sainkho提前一周到北京，也是因着她对中国的水墨的好奇和热情，所以联手这样的呈现。

《文周》：有没有可能继续把Sainkho带到中国更多的地方进行演出？

者来女：目前想做的关于和她的当代音乐会的部分**正在努力找院线的合作**，之前已经谈过的计划也在进一步报批和洽谈之中，如果能进剧院那么音乐质量的呈现就会更进一步。不过依旧非常感谢麻雀瓦舍给予我们的大力支持！



摇滚乐心里永远亮着火焰

——降噪·摇滚中坚不插电系列音乐会

编辑 / 骨朵

不插电

“Unplugged”，直译为“拔掉电源插头”。“不插电”一词的原意为“不使用（电源）插座”，现在多指一种摒弃全电声乐队效果的音乐形式。它通过尽量使用原声乐器，以获得纯净音色，来达到一种更原始朴实的“不插电”的效果。相对于经过电子设备修饰加工后的失真音响，“不插电”音乐人尽可能用本真的声部和“钢琴、木吉他、木贝司或人的掌声”等原生乐器来保持音乐的纯朴性。

“降噪—摇滚中坚不插电系列音乐会”

从6月25日至7月1日，由乐视网出品的“降噪”摇滚中坚不插电系列音乐会在北京保利剧院火爆上演，木玛、脑浊、爽子与瓷、痛仰、谢天笑、子日秋野六支当今摇滚乐坛代表性乐队奉献了六场不插电音乐会，超过86万乐迷通过互联网和现场同步收看音乐会，是中国史上观看人数最多的摇滚演出，超高的演出水准、制作水平、直播质量翻开了中国摇滚乐的新篇章。



我们的心是通着电的——木玛&Third Party不插电专场

2013年6月25日丨保利剧院（北京）

文/骨朵 摄影/陈爸爸

木玛
中国最具有时尚气质的摇滚音乐人，作为原木马乐队灵魂人物，对中国摇滚乐有着很大影响。2007年，木玛和Thirdparty乐队合作，共同探寻音乐上的更多可能性。
试听： http://site.douban.com/mumathirdparty/

歌单：
Intro
1，《你想跳支怎样的舞？》
2，《超现实预言》
3，《天鹅绒》
4，《Yellow Star》
5，《纯洁》
6，《果冻帝国》
7，《她是黯淡星》
8，《Take Care》（cover）
9，《爱得像蜜糖》
10，《美丽的南方》
11，《黑色的奔驰舞》
12，《低处生活》
13，《赞美之歌》
14，《英雄》（新歌）
15，《Love Song》（cover）
16，《他真的在哭泣》
返场：
17，《Third Party》
18，《舞步》
19，《Feifei Run》

祝大家保持拥有着一双残酷的眼睛和一颗极度浪漫的心。
——木玛演唱会的最后一句话

距上一次木玛&Third Party以专场形式在北京演出已经一年半，上回的木玛和乐队是带着新专辑《进化》在愚公移山举行了一场声色光电都绚烂至极的首发音乐会，而这次木玛带着更庞大的团队登陆保利剧院，以不插电的形式。

习惯了精致而总有点哥特式的繁复的木玛舞台，此次的不插电现场布景远不及那场“爱从未离开”经典现场华丽，更不可能有《进化》首发激烈耀眼的视觉装置。然而从二楼看去，简约的桌椅略显随意地安置在舞台一侧静默地等待，一把深灰色的伞依在木玛脚边，总让人好奇似乎一声魔咒脱口而出它就会变作一朵大丽花。除此之外，左侧特意加高的小舞台，能让人清楚地看见总是躲在众乐手背后的鼓手，加上吉他贝斯就已经占了半个舞台，另外半个舞台交给比通常演出多出来的钢琴和三位和声。

舞台中央的木玛没有任何犹豫地就抱起吉他开始歌唱，摇滚乐变得动听起来，显得木玛更加温柔，有幽蓝灯光在后方忽明忽暗。**接连唱完三支木玛&Third Party的歌，这位戴着帽子的瘦高男人说“虽然是不插电的音乐会，但我们的心是通着电的，摇滚乐的心永远亮着火焰。”**
随即一首Yellow Star跟着吉他好听的弦音和着三位和声在耳边响起，与我们记忆里“木马时代”忧郁扭曲的爆发截然不同，在以前我们几乎是被木玛拉着奔向一个个高潮，担心舞步踏错，来不及擦去额上的汗和眼角的泪滴。现在我们可以抱着身边的爱人，有足够的时间给他呈现一个最好看的笑脸。

就在我们轻轻地跟着节奏拍着手的时候，有无数光束从舞台上空旋转着朝向观众，黄色星光落在我们身上，跟着鼓点变幻着大小款款移动。那一刻，我突然想起十年前在南方小城酒吧里看到的木马乐队，他们站在驻场歌手的舞台上骄傲地说“下面这首歌送给不喜欢大声说话的人”。酒吧里五彩的场灯也是这么旋转着打在我身上，那时候我不可能想到十年之后木玛还在，而且还登上了保利剧院。**在家里从来不敢光明正大地用音响放他们的唱片，而如今剧院现场、网络音乐电视同步直播着这些曾经孤独地陪伴我的音乐给万千歌迷。**



而除了超乎意料地唱了许多木马乐队时期的作品，木玛还翻唱了黑豹乐队的Take Care。木玛拿着琴说：“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快，我们认识了更多的人，我们的爱好也越来越广泛，但我们很难说自己比从前更加自在。我想，我们是否可以慢下来，再慢一点，去看风景，去感受爱。”调弦的时候发现琴出了一点问题，木玛笑着说：“果然是慢了一点儿啊”，这时台下响起了掌声，有人在这温暖的掌声中喊了一声：“慢慢来”，所有人都笑了。

钢琴声流动得像月光一样美。木玛似乎一下变得完整起来，不论舞台上下这些乐手们是否始终如一，他们在舞台上的每一面都毫无保留地用力呈现给你，每一面都足够醉人。**这不再是一次随着荷尔蒙喷薄而出的体验，我们在座位上，脑海里的画面却可以仔细地跟随着每一个清澈透明的乐句游走，乐器原始的发声在剧院里的回响浑圆而悠远。而且不得不赞美木玛的唱功真的越来越好了，收放自如能屈能伸，这是以前在拥挤的livehouse里难得感受到的。**

我们在台下轻轻地跟着木玛一起唱着那些渐渐老去的歌，心里却并无太多感伤——因为这体验太美，每个毛孔都被打开，每首老歌经过细腻地重新编曲之后惊喜连连，甚至一些歌曲的前奏让我们猜不到这究竟是哪首歌。比如那首《美丽的南方》，前奏的琴动听到好像有攀藤的玫瑰爬上关伟的吉他。

当木玛说“再见”时，我们的回应并不够热烈，人人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因为那首Feifei Run还没有唱。当木玛和乐队又一次在掌声中站到这个美丽的舞台上，台下的所有人都站了起来，音乐告诉我们跳舞的时间到了！我身边这个特别沉得住气的帅哥也终于按捺不住站起来，放下背包加入合唱。直到Feifei Run的钢琴声响起时，我看到不少姑娘落泪了。正如木玛在舞台上说的——“摇滚乐不单单是表达青春和热烈，也表达我内心黑暗和软弱的那一面”，这首歌曾经陪伴太多人走过难熬的时刻，在那些爱恨或分明或模糊的日子里，我们不敢大声说出的话几乎都在这首歌里了。
好在我们能够相遇，或许只是因为这样一支歌。于是我们一起唱着，但是心里是平静的。我们平静得像是在等待着什么，如果还能有更美画面，大概就是星星再度落在我们身上吧。

后方的屏幕里放起先前在网上征集的乐迷的童年旧影，在一帧一帧跳动的画面之后，在整齐的掌声和歌声里，定格出了那一句我们最熟悉最温柔的歌词，就用它来做结束语吧：

——用我不悠扬的歌声，温暖你整个旅程。



非有神不插电，不亦乐乎？——子曰秋野不插电专场
2013年7月1日丨保利剧院（北京）

文/孙率兵 图片由乐视网提供

子曰秋野
具有浓厚的中国“人文”色彩的奇异音乐。是一支用最简单的电声乐器“三大件儿”便能架构出复杂多变的情感效果的音乐组合。它是一支把中国的摇滚由疯狂的肢体摇摆还原成冷静的哲学思考、并把中国特有的文字语境转化为现代音乐的原创乐队。是一支时而阳刚时而阴柔的地道的国产声音。与众不同的手法及变化多端的演绎更是国内外难以归类的新乐种。我们称它为具有融合风格的FUSION乐种，自由音乐的中国制造。
试听：http://site.douban.com/ziyueqiuyeband/

这几年，习惯了在Livehouse里看音乐现场，在狭小黑暗的空间里和着高分贝的音乐躁动飙汗，或者在户外音乐节的蓝天白云绿草地间飞得更高，似乎这才是摇滚音乐现场的标准画面。降噪不插电音乐会把摇滚乐搬进了保利剧院，**印象中，在国家大剧院建成以前，保利几乎是北京最高规格的音乐会和戏剧演出场地，一流的舞台和音响设施，1500个软座，还有观众席那一小束一小束端庄优雅的黄光，让你都不好意思站起来躁。在这儿听摇滚，就像穿燕尾服打领结弹贝司。当然，这次的乐队玩儿的是不插电，用的贝司也是安静的木贝司。**

这是降噪系列的最后一场——子曰秋野的音乐会。素闻秋野这两年热衷于戏剧表演，而我唯一一次看他的现场也是在一个端庄的舞台上，不是热血的躁，音乐之外，有情有景有智慧，听说他给自己的音乐风格取了个名儿，叫非有神，英文叫Chinese **Fusion**，倒是和这次的舞台和主题很搭调。

7月1日，灰蒙蒙的星期一，直到下班，憋了一天的雨终于开始淅淅沥沥下起来，**保利剧院的上座率目测近七成。有空调，有软座儿，空气也是沉着的，像是来看戏，感觉很舒服。**

小屏幕在播宣传影像，秋野说：“如果没有电，你还会歌唱吗？”
偌大的舞台被强大的乐器阵容填满，除了标配的吉他贝司鼓，还有一架三角钢琴和一组花样繁多的打击乐





歌单：
开场嘉宾：庄敏
1，《七里滩》
2，《北京如果》
3，《不三不四》
4，《梅花弄》
5，《熊猫》
6，《乖乖的》
7，《瓷器》
8，《人生如酿》
中场嘉宾：红料
9，《酒道》
10，《南无菩提》
11，《二、八恋曲》
12，《星星》
13，《相对》
14，《咿呦》
返场：
15，《传奇》

器，其中一面威风的大圆鼓非常惹眼。乐器堆里穿插了几件简单的舞台布景：两盏路灯点亮城市感，昏黄的灯光和造型同样怀旧的吊灯相映成趣，加上静静垂在舞台两侧的大红帷幕，搭建出一个带童话世界的殿堂。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子日秋野用十几首歌证明了不插电音乐也可以很丰富多彩。

钢琴敲出几个长长的音，《七里滩》隆重登场，秋野的亮相像国学老师开课，短发，黑眼镜框（没片儿），中式白衬衫，放下保温杯，坐在麦克风前，闲言碎语不要讲，直奔“高咏”。屏幕上，夏承焘先生的词在子曰图案上滑过。只有钢琴伴奏，铿锵的鼓点儿接替秋野的双手负责节奏，他沧桑渺远的声音是主角（除了有个高腔儿唱劈了之外堪称完美），虽然没有唱片里的潺潺水声，但人声的回响和留白足以构筑一个辽阔的空间，古意十足，浑厚隽永。

人文色彩是子曰最为人熟知的特色，这种“人文”是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和思考，带着老北京胡同里活生生的市井风情，带着老舍先生的那种幽默和悲悯。
《大树》对北京这座城市前世今生的白描，在大提琴的烘托和黑白老照片的映衬下，不动声色间打动人心；
调侃无国界网络时代的《不三不四》之前，秋野以大段的Chinglish串词儿展示了摇滚圈数一数二的演技，这首歌词很贫，但音乐不水，节奏感之强堪比BeatBox,乐器质感极好且层次分明；
说书风格的《熊猫》则极好地发挥了秋野词曲弹唱演皆佳的优势，各色打击乐器的加入是惊喜，邪典漫画影像配得妙；
到了更加说学逗唱的《乖乖的》，秋野越演越High，副歌部分的“叨B叨B叨”掀起小高潮，对于没跟着一起“叨”的观众，秋野傲娇地问“如果绷着脸听音乐，你觉得可疑吗？”

经过重新编曲的《磁器》如约而至，秋野把木贝司玩儿得出神入化，说的部分则与时俱进地加入了校长的梗，台上台下笑而不语，心照不宣；

当年《北京乐与路》里玩儿命摇滚的青年，变成了气定神闲、胡子里写满故事的老江湖。中场嘉宾、北京大妞红料一曲催泪的《我的北京城》之后，秋野坐在街灯下的长椅上，背后升起一轮明月，8个年轻人穿着“北京精神”文化衫走街串巷，又是城市一景，和充满画面感的《酒道》很搭，“嘬儿喽一口酒，滋儿吧一口菜”，仿佛能闻见胡同口儿俩酒腻子身上的酒精味儿，听来荒诞的醉话其实句句在理儿，新歌《人生如酿》则从酒精考验中发酵出了更多的人生思考，感慨之余，不得不佩服秋野演绎醉汉歌颂酒精果然有生活。

喝酒吃肉嬉笑怒骂之外，秋野也唱了两首爱情歌，包括羼入多首流行金曲和脑白金广告歌的《二、八恋曲》，和大热电视剧《奋斗》的片尾曲《相对》，歌里唱到“I’m sorry，你到底爱不爱我？”“我不是你的前世今生”“可是这爱情你不是靠谱儿的吗？”，无厘头的串烧似乎暗示着某种逻辑，秋野老师的爱情观是一起看八点档电视的幸福吗？

如果说前面这些歌是平淡生活中的哲思，那么《梅花弄》和《这里的夜晚会有星星吗?》就是赤裸裸的诗意喷发。梅花弄，弄花人，词和影像是中式的古典唯美，配器则是洋范儿的温情浪漫，弹贝斯的秋野像李白附体，最后一个尾音“弄”得尤其婉转销魂。**星星一曲有着的完整起承转合，葫芦丝、中国鼓、吉他、钢琴、提琴、吟唱、北斗，荡气回肠的一首世界音乐大曲，听完没舍得鼓掌。**

而《南无菩提》和《咿呦》则带有更形而上的宗教色彩，前者的佛经和木鱼唱诵出慈悲大爱，后者则用老庄的浪漫主义彻悟无常人生，**“黄泉路上没大小，奈何桥上无老少，爱是人间第一苦，大梦早醒早逍遥”**“Where are you？I have been. Where I am? You will be.”人生超脱太难，但摇滚乐至少可以让你听到自由。

大范儿起，大范儿收，十五首歌呈现为一个完整的轮回，华彩的即兴和戏剧般精准的编排相得益彰，一流的音响和灯光则为演出增加了古典音乐般的神圣质感，摇滚乐、中国摇滚乐也能登堂入室，非有神，很有戏。



【采访】
《文周》×尹亮（乐视网副总编辑&音乐中心总监）

记者/骨朵 摄影/萧潇

（特别说明："降噪"系列音乐会都可以在乐视网看全程回顾http://music.letv.com/zt/lifeislive3/index.shtml）

《文周》：不插电这种演出形式其实并不新颖，但是一直很少有乐队做不插电的专场或者像此次"降噪"如此规模性的演出，你觉得原因在哪儿？什么样的乐队适合不插电？

尹亮：在西方，不插电已经是摇滚乐/流行乐惯用且很成熟的表演方式，但在中国还没有成体系地做过。我觉得**更多是技术层面的原因：不插电对编曲、乐手技术、表演力、场地、灯光音响等各个方面有更精准的技术要求，想要高标准的实现不插电表演，各方面成本都比常态演出要高。**严格来说，各种采用真乐器的音乐都可以做不插电的表演形式，只是从内容的反差程度来说，摇滚乐不插电会更出彩。

《文周》：为什么会想到做一次摇滚不插电的系列演出？

尹亮：乐视音乐致力于做互联网技术驱动的音乐电视台，内容定位于差异化内容和专业音乐视频内容。基于中国摇滚乐没有做过这种规模、模式的不插电演出，于是从内容差异化的角度，我们策划了"LIVE生活"第三季"降噪—摇滚中坚不插电系列音乐会"。我们觉得，**中国摇滚乐是时候要有多样化的内容产生，不能总是Live House和音乐节这几种表演方式和内容。**

《文周》：让摇滚乐现场在像保利这样的正规剧院里进行算是一次实验么？在还没有开始进行排练之前，你想象中的摇滚乐在剧院里演出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尹亮：我之前在纽约百老汇剧院看过Green Day的音乐剧，也看过很多国外的不插电现场视频，很多都是在剧院里做的，只要声场、气氛适合，剧院是比较理想的不插电表演场地。**真正的挑战是舞台、灯光音响的制作及乐队排练。这点我们在选择前就有一定的判断，事实上这六场演出比我们预想的还要精彩，无论是技术层面还是反响都应该是近年来中国摇滚乐界具有标志性意义及水平的演出。**

《文周》：此次"降噪"不插电系列演出的宣传上一直提及94红磡那场具有标杆性意味的演出，是否这次活动的初衷里就有这种把"降噪"做成一次历史事件的心愿？

尹亮：是的，我们觉得这些代表当今摇滚乐的中坚力量应该通过一个演出事件被历史定义，**中国摇滚乐不是总停留在十多年前。降噪-摇滚中坚不插电系列除了呈现出摇滚乐一种新的表演方式，也打通了摇滚乐登上大雅之堂的大门……**这就是我们想做到的。

《文周》：这次降噪不插电系列音乐会一共有六组乐队/音乐家，风格都有明显区别，你们是如何选择的？有没有乐队拒绝？

尹亮：**不同风格是我们选择乐队的时候的一个标准，同时这些乐队必须是近十年来比较有代表性的，**所以最终敲定了木玛、脑浊、爽子、痛仰、谢天笑、子曰秋野这六支乐队/音乐家。他们是当今摇滚乐坛比较具代表性的乐队，是目前摇滚圈的中流砥柱，而且涵盖了不同风格。

在和他们沟通的过程中，非常顺利，基本都是一拍即合，甚至都不关注（回报）条件，都是非常想做这么一件事情。当然，期间也有乐队因为时间、排练等各种原因遗憾没有参与进来。

《文周》：降噪不插电系列音乐会有一定的资金支持么？这些音乐人或乐队在参与之前是否有考虑过票房？

尹亮：这一季的不插电系列一开始是从互联网内容角度出发的，因为成本会比较高，所以我们找到了北演公司一起合作主办，六艺文化来承办。乐视网负责演出的整体策划、宣传及视频内容的制作，北演负责演出的运营，六艺文化负责演出的制作，三方共同协力发挥各自特长完成这件事情。资金由北演和乐视网一起承担，我们和参演的音乐家、乐队当然会考虑票房，毕竟这也是决定这件事成败的关键之一。

《文周》：本次系列演出的票房与先前预期有没有出入？

尹亮：我们对这一块的市场还是比较了解的，事实上没有很大出入，在预料之中。

《文周》：这次降噪不插电系列音乐会也是"LIVE生活"第三季活动，能说说乐视当初为什么会想强调"现场"？包括此次也安排了全程直播，这会不会影响到现场票房？

尹亮：做"LIVE生活"这个品牌，最初的考虑就是在目前音乐行业、视频行业内容模式、商业模式环境下，是时候独立自主的去做原创的内容，这和视频网站做自制剧是一个原理。通过自主的内容体系，专业化的内容编辑，结合乐视网多平台的产品服务，给乐迷提供专业高品质的音乐内容。

至于现场直播与票房的关系，我们和北演都考虑得非常清楚，**现场直播不是票房的敌人，反而从传播层面能有效的帮助到票房。现场和视频体验是两种模式，这跟看足球赛、NBA是非常类似的，在现场和看视频直播是两种体验，直播能更细腻的呈现现场，吸引更多人去现场体验，两种观看体验没有任何冲突。**

《文周》：保利剧院应该也是第一次接待"摇滚乐进剧场"，他们的反馈如何？

尹亮：据我所知，剧院也是非常非常满意的，这几场演出的精彩程度可以说明一切，摇滚乐和摇滚乐迷也没有给剧场带去任何麻烦。

《文周》：回忆起来整个降噪不插电系列音乐会，你觉得最让你感动或者印象深刻的是哪里？

尹亮：每一场演出我都呆在最后一排导播台看，从第一场的紧张到后面逐步的放松，再到最后的释放，这对我个人是一次非常特殊的锻炼。我最感动的是乐迷们的热情，**痛仰演出结束十几分钟仍然有乐迷在喊返场，爽子演完在剧院外排长队等待签名……**等等，是他们认可了这些音乐家们的音乐，认可了这系列演出。还有在乐视网上看直播的网友们，他们每一次反馈的问题、叫好声，都能激励我们，特别感谢他们。



重点推荐 | 电子 | 香港

The xx 香港音乐现场

2013年7月31日（周三）19：00-22:30

地点：香港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汇星
票价：(港币 HKD)$780(All Standing 全场站票)
订票： http://www.douban.com/event/18520555/

英国伦敦炙手可热的The xx是一个风格冷酷而极具魅力的电子乐队，2009年推出首张同名专辑就横扫各地独立音乐榜，其沉实、低调、别具一格的曲风深受各地乐迷和传媒的追捧。



提前订票 | 流行 | 电子 | 上海

宠物店男孩（Pet Shop Boys）上海演唱会

2013年8月20日（周二）20：00-22:00

地点：上海大舞台（上海 徐汇区）
票价：480/880/1280元
订票： http://www.damai.cn/ticket_51367.html

宠物店男孩（Pet Shop Boys）是英国流行、电子音乐男子二人组，由主唱尼尔·泰纳、键盘手克里斯·洛组成。在华语地区最广为人知的歌曲为2006年德国世足赛大会招牌曲Go West。他们除了为自己的专辑作词作曲外，也常替其它艺人跨刀创作。



人气 | 民谣 | 杭州

好妹妹乐队《南北》巡演杭州站

2013年7月20日（周六）20:00-22:00

地点：杭州大剧院
票价：180/280/480元
订票： http://www.damai.cn/ticket_52444.html

好妹妹乐队浪客秦昊与张小厚，两个大男孩，一个自由插画师，一个建筑工程师。结缘于对民谣音乐的挚爱，用音乐记录着自己特立独行的生活。从《春生》到《南北》，好妹妹乐队用一场场的live表演记录着自己的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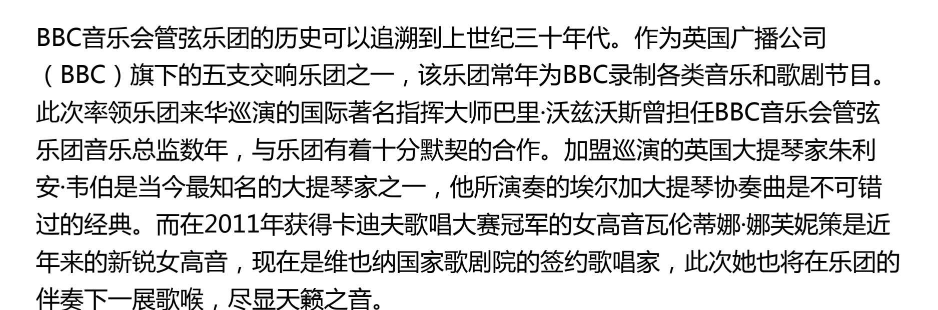


交响乐 | 深圳 | 上海

BBC音乐会管弦乐团音乐会

2013年7月20日（周六）15:00-16:30（深圳站）
2013年7月18日（周四）19:30-21:30（上海站）

地点：深圳音乐厅（深圳 福田区）
东方艺术中心音乐厅（上海 浦东新区）
票价：180-1080元（深圳站）
180-1280元（上海站）
订票： http://www.douban.com/event/18714919/（深圳站）
http://www.douban.com/event/18851145/（上海站）



BBC音乐会管弦乐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作为英国广播公司（BBC）旗下的五支交响乐团之一，该乐团常年为BBC录制各类音乐和歌剧节目。此次率领乐团来华巡演的国际著名指挥大师巴里·沃兹沃斯曾担任BBC音乐会管弦乐团音乐总监数年，与乐团有着十分默契的合作。加盟巡演的英国大提琴家朱利安·韦伯是当今最知名的大提琴家之一，他所演奏的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是不可错过的经典。而在2011年获得卡迪夫歌唱大赛冠军的女高音瓦伦蒂娜·娜芙妮策是近年来的新锐女高音，现在是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签约歌唱家，此次她也将在乐团的伴奏下一展歌喉，尽显天籁之音。



提前订票 | 电子 | 上海

猫头鹰之城（OWL CITY）上海演唱会

2013年8月20日 （周二）20:00

地点：The Mixing Room 音乐俱乐部（上海浦东新区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B1和1层）
票价：280/420元
订票： http://www.228.com.cn/ticket-45816109.html

睽违中国4年之久，大家热血期待的猫头鹰之城OWL CITY要回来了！这支由创作才子Adam Young组建的单人乐队将携去年推出的畅销新专辑The Midsummer Station（仲夏夜驿站）强势回归魔都。



民谣 | 上海

衣湿乐队大型银河系巡演·上海站

2013年7月20日（周六）20:30-22:30

地点：红坊艺术文化社区A2-101（上海 长宁区 淮海西路570号）
票价：预售60/现场70元
订票： http://www.douban.com/event/19098521/

衣湿乐队是国内首支畜牧民谣乐队、葫芦屯非物质非文化遗产，成员来自四川宜宾和广东各地，将民族乐器与西方乐队结合，用四川宜宾方言演唱的作品风趣而不失内涵，兼收巴蜀文化的豁达开朗与岭南文化的细腻务实，又有东方韵律和西方节奏的碰撞，总能在演出中带给人耳目一新的视听体验。



提前订票 | 流行 | 摇滚 | 上海

Wish Love Live 2013 萧敬腾×何韵诗 上海站

2013年8月31日（周六）19:30-22:30

地点：上海大舞台（上海 虹口区）
票价：180/380/580/880元
订票： http://www.damai.cn/ticket_52045.html



重点推荐 | 提前订票 | 爵士 | 森巴 | Bossa Nova | 广州

法国香颂名伶橘儿2013中国巡回演唱会·广州站

2013年9月14日（周六）20:00-22：00

地点：星海音乐厅交响乐演奏厅（广州）
票价：100/180/280/380元
订票： http://www.228.com.cn/ticket-45868594.html



重点推荐 | 提前订票 | 舞剧 | 北京

《警幻绝》

2013年8月14日—16日 19:30-21:30

地点：保利剧院
票价：80~1080元
订票： http://www.douban.com/event/19259356/
出品：北京9当代舞团
导演：赵梁
作曲：宋雨喆、方响



提前订票 | 喜剧 | 北京

台湾果陀《抢钱的世界》

2013年7月19日 —7月21日 19:30-21:30

地点：东方剧院
票价：280~880元
订票： http://www.damai.cn/ticket_50345.html
导演/剧本翻译:杨世彭
演员：屈中恒、郎祖筠、刘亮佐、吕曼茵、赵树海

《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导演杨世彭又一力作，佛商学院要求学生必看Top 20剧作之一，美国最佳外百老汇戏剧奖。

重点推荐 | 提前订票 | 万芳 | 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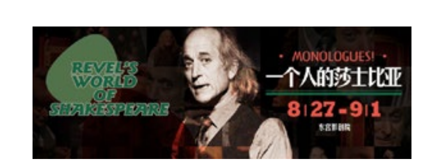
《收信快乐》

2013年10月9日—10月19日 19：30-21:30

地点：国家大剧院小剧场
票价：180/240/300元
订票： http://www.228.com.cn/ticket-45664504.html
演员：万芳、夏靖庭

《收信快乐》是一个横跨四十年、借信件堆砌的爱情故事。两个演员自始至终身在不同的空间念出一封封的情书，没有对手戏、更没有情节，所有的过程靠着演员的声与身，借由观众聆听、铺陈出两者的爱情脉络。

重点推荐 | 提前订票 | 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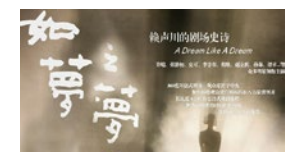


《一个人的莎士比亚》

2013年8月27日 —9月1日 19:30-21:00

地点：东宫影剧院
票价：60—200元
订票： http://www.damai.cn/ticket_52164.html
编导/主演：Joseph Graves（约瑟夫·格雷夫斯）

《一个人的莎士比亚》是一部原创英语独角戏，讲述了一段发生在迷茫的六岁男孩儿与苛刻严厉的“莎士比亚”老师之间令人捧腹而又感人至深的故事。
约瑟夫·格雷夫斯，美国著名戏剧导演，莎士比亚戏剧专家。从2002年至今，约瑟夫·格雷夫斯一直在中国生活并从事戏剧导演工作。2004年，他成为北京大学外国戏剧与电影研究所的艺术总监。从来到中国起，他已制作或导演过70部以上的戏剧，有英文的也有中文的，其中包括大量莎士比亚及其他西方经典剧目，此外还包括许多音乐剧、东方话剧及歌剧。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戏中有15部是首次在中国上演。



提前订票 | 赖声川 | 深圳

《如梦之梦》

2013年9月28日、29日 上半场14:00-17:30 下半场19:30-23:30

地点：深圳保利剧院
票价：1280/1680/1980元
订票： http://www.damai.cn/ticket_50648.html
导演：赖声川
主演：许晴、张静初、史可、李宇春、胡歌、赵立新等。



提前订票 | 上海

《面包树上的女人》

2013年8月22日—9月1日 19:30-21:30

地点：人民大舞台（上海）
票价：150~580元
订票： http://www.damai.cn/ticket_52136.html
原著：张小娴



重点推荐 | 提前订票 | 天津

《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

2013年8月16日（周五）20:00-22:00

地点：天津大礼堂
票价：80~580元
订票： http://www.damai.cn/ticket_51608.html
导演：杨世彭



北京 |《黑客帝国》三部曲

中国电影资料馆7月周末精彩放映

2013年7月20日（周六）、7月27日（周六）13:00—18:30

地点：中国电影资料馆
票价：40元

排片表：
7月20日（周六）
13：00 特别活动：《黑客帝国》三部曲(1999~2003) 美国 沃卓斯基兄弟 （票价100元）
7月27日（周六）
13：00 《林肯》2012 美国 史蒂芬•斯皮尔伯格 150分钟
16：30 《登堂入室》2012 法国 弗朗索瓦•欧容 105分钟
沃卓斯基兄弟的名作《黑客帝国》三部曲三部连放；
斯皮尔伯格的《林肯》，如果对于美国历史与黑奴制度不了解，观看可能会有障碍；
重点推荐欧容的《登堂入室》，中年教师的窥私欲与少年的青春期性冲动以一种新颖的方式演绎。

北京 | 独立电影 | 张内咸 | 马頔 | 宋冬野

张内咸导演新片《那些五脊六兽的日子》首映+主创交流活动

2013年7月28日（周日）15:00-17:30

地点：麻雀瓦舍
票价：80元（预售票（限200张））

五脊六兽是指古代宫殿式建筑上脊五条四角各有兽头六枚，引申为一句北方话，意指百无聊赖，早见于老舍的小说《四世同堂》。故事主人公叶要武（马頔饰）就是这样一个出生于80年代末的摇滚青年。他成天醉生梦死，认为世人太过物质与庸俗，自己不屑与之为伍。叶唯一的经济来源是与经常被查水表的纪录片爱好者张小师（王佳杰饰）一起在剧组打杂，其他时间与技校毕业的妇科医生大钊（张硕饰）及电视民工申夜（宋冬野饰）混迹在一起。在一次酒醉断片后他结识了高端大气的姑娘王紫菲（肖珊饰）但又不愿在无谓的男女关系中纠缠不清。其实叶的真正梦想是改变这个腐烂的世界，只是现实压得他无力反抗而已。



成都

“流浪的中国人”赵大勇作品展

2013年7月20日（周六）、7月27日（周六）15:00—18:00

地点: 大象酒吧（成都武侯区芳沁街62号）
票价：20元（含指定赠饮）

排片表：
7月20日（周六）《南京路》
7月27日（周六）《废城》



舞蹈 | 北京

2013北京跳格国际舞蹈影像展

2013年7月19日、20日

地点: 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
票价：150元

"跳格"是亚洲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舞蹈影像节之一，今年将呈献多个两岸三地及世界各地的优秀舞蹈影像，将舞蹈影像这门集舞蹈、影像及视觉艺术于一身的多媒体艺术形式带给观众。

排片表：
7月19日（周五）19:30 国际得奖舞蹈短片选
7月19日（周五）21:00 大师级
7月20日（周六）19:30 舞蹈影像马拉松

免费 | 重点推荐 | 叶锦添 | 摄影 | 北京

叶锦添“梦渡间”个人艺术展

2013年6月22日—9月1日 10：00-18：00（周一闭馆）

地点：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朝阳区草场地村155号）
策展人：马克·霍尔本（Mark Holborn，英国）

人们熟知叶锦添，多半源于电影、服装、舞台艺术，却往往忽略了他的摄影。叶锦添毕业于香港理工学院的高级摄影专业，最开始便是一位摄影师。在叶锦添广泛的艺术工作范畴中，他更自认为“比较像摄影师，而不太像美术指导”。对他而言，拍照就像走路、说话一样自然，这是他每天生活节奏的一部分。在三影堂2500平米的展览空间中将展出叶锦添创作的近两百件摄影、录像和装置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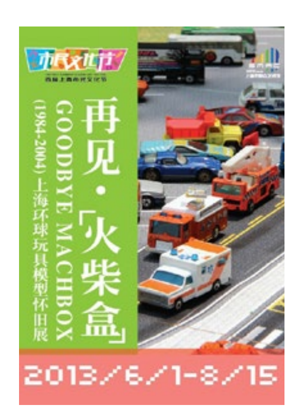
装置 | 北京

金氏彻平：卓之物

2013年6月28日—8月25日

地点：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票价：10元

艺术家：金氏彻平，1978年出生于大阪，毕业于日本京都市立艺术大学雕塑专业。
在《卓之物》中，金氏彻平大量使用日常商品，收集呼啦圈、购物车、塑料恐龙……并把它们安插在雕塑装置及纸板拼贴作品中，尽管这些现成品“素材”自身已非常完整，他却能够利用它们经过重新组织再创造成弗兰肯斯坦式的新形式。
金氏彻平的作品呈现出一种视觉上的神秘感，模糊了现实与幻想之间的界限。他游走于狡黠和深刻两端，反思现代工业社会的本质，“想要创造出一种观众似曾见过的‘感觉’，但同时又让他们觉得有些迷惑。”



免费 | 模型 | 怀旧 | 亲子 | 上海

再见·“火柴盒”(1984-2004)：上海环球玩具模型怀旧展

2013年6月1日—8月15日9:00-17:00

地点：上海市群众艺术馆二楼·白厢（上海徐汇区古宜路125号）

1984年—2004年“上海环球”生产了上亿辆金属小车模型，因其价格相对低廉，做工上乘，深受小朋友的喜爱和追捧，也在一代人心中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实验艺术 | 北京

没有天空的城市——青年当代艺术展

2013年7月10日—7月31日

地址：元典美术馆地下一层展厅
策展人：段少锋
参展艺术家：陈明强、慈如荃、蒋春林、吕智强、申达、孙博、马氏兄弟、王子剑、吴天、王基宇、杨威、唐潇雯、闫亮亮、张秋实、张丽丹

本次参展艺术家全部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以实验艺术系毕业生为主，展览作品形式多样，涉及题材来自传统思想或者行为录像等。对于当代艺术的固定样式与评价体系我们应该怀有质疑的精神，同时让这一代青年渴望重建一个新的艺术时代，这将会是一个艺术最终回归纯真年代的开始，也将是这些艺术家离开艺术学院之后成为职业艺术家的开始。



重点推荐 | 免费 | 摄影 | 上海

马良《移动照相馆》首展

2013年7月13日—8月31日11:00-18:00

地点：MD画廊（上海杨浦区临青路 188号）
艺术家：马良

这个已经在中国旅行了近一年的照相馆，由一辆卡车改装而成。马良和他的团队六人，与一个可以移动的照相馆走访了上海与北京之间的50多个城市。我们可以在这个项目中发现艺术家的梦幻般的宇宙密码，色彩绚烂但带着些许讽刺意味。马良借此希望创作出“人们喜欢或想要成为但是从来没有机会成为的样子”。如果你没有去过马良的移动照相馆，他的移动照相馆会来找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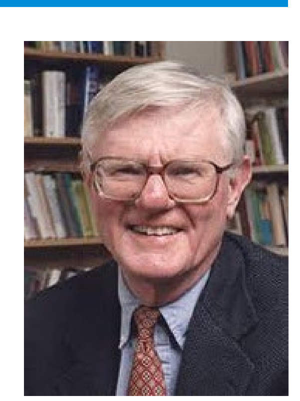


花艺 | 设计 | 手作 | 北京

仲夏派对花艺DIY

2013年7月28日 (周日)14:00-17:30

地点:时尚廊（朝阳区世贸天阶北街时尚大厦2层L214）
费用:180元(含物料及精美下午茶)
讲师:王宇，国家职业鉴定高级花艺师、旅行达人，擅长婚礼花艺、宴会花艺设计、派对设计。师从新加坡花艺大师高炎发(DAMEN KON)。



免费 | 美国文化 | 研读 | 北京

“美国革命史”研读活动

2013年8月3日-9月28日 每周六10:00-12:00

地点：北京大学泊星地咖啡馆
主持：Dr.Faustus， 2010年入职北大出版社，致力于世界史尤其是美国史名著的译介工作。

耶鲁公开课“美国革命史”共计25讲，自2012年推出中文字幕版以来，吸引了众多美国史爱好者学习和讨论。在大家热情参与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看不到课程大纲，看不到阅读材料，找不到可以交流的知音，找不到可以求教的专家。有鉴于此，依托“美国开国史研究”豆瓣小组和小站，在今年暑假集中开展这一次研读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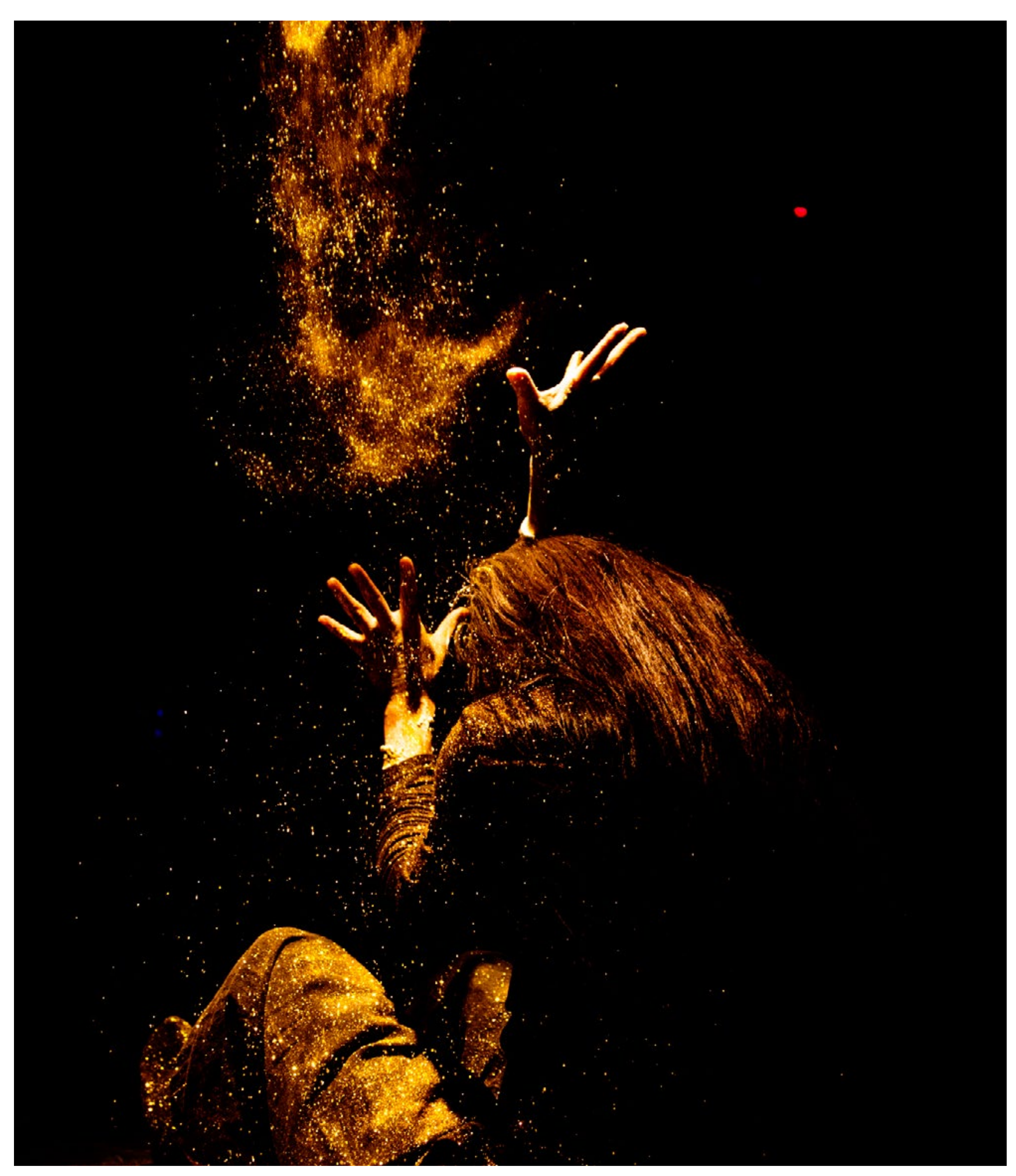
卡夫卡 | 官僚体制 |南京

《城堡》与中西视野下的官僚体制病

2013年8月7日（周三）18:30-21:00

地点:南京白下区悠仙美地（新世纪店）9号包间
费用:30元

卡夫卡的三大长篇小说《城堡》《诉讼》和《美国》，一直被各界做出各种各样的解读。在这三者中，《城堡》的读者可能是最多的，影响力也应该是最大的。《城堡》之所以具有极高的文学、艺术和思想价值，源于它融合了象征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多种写作风格，而书中关于那个光怪陆离的城堡的种种描述，被很多评论家认为正是庞大的官僚体制的象征。我们姑且不去判断这种解读是否符合作者的本意，但根据“意义由作者和受众共同产生”的传播学理论，从《城堡》这本书里的内容延展开来，探讨中西各国普遍存在的官僚体制的通病，以及中西官僚体制的对比，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封底图片：舞者赵梁（摄影：郭周篱）

引导一切精神享乐

文艺生活周刊

2013/07/15　总第94期

每月逢1、15日出刊

www.zhoukan.cc